

中國教育史要

金宗幹著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余家菊著

中國教育史要

中華書局印行

中國教育史要凡例

一、興學校，講教育學，已三十年。顧中國教育史，尙無教本可用，各學校因缺而不講，致學者數典忘祖，妄自菲薄，更無所謂識古以通今矣。實爲一大缺憾。作者十年前已有志編述。顧此業艱鉅，未敢遽爾執筆。近因旅次無聊，草率從事，既以遺日，兼以承乏云爾。

二、本書所述，僅以普通教育爲限。如海陸軍教育，佛寺教育，工商徒弟制度，概付闕如。關於佛教，亦僅述其影響，不敘及思想內容。因佛學爲專家之學，非短篇敘說所能使人了了；若做效世俗歷史教科書，排列佛教各宗名稱，而不闡述其教旨，則尤爲無謂。故一併從略。

三、本書分歷代爲古代，中世，近世三時期。古代止於周亡；中世自秦至唐；近世自宋至清，而變法以後之教育亦附列焉。歷史有延續性，不可橫斷，劃分時代，原無深意。此書分法，從通史例耳。但上世爲儒學生成時期，中世爲儒學凝定時期，近世爲儒學發皇時期。其間亦不無多少差異存焉。

四、每一朝代，皆先述教育概況，以粗明其時教育之實際情形；繼述教育思想，以略明

其時各家之教育學說，至各家之詳略不同，則視其學說之價值或影響而定。

五、周代諸子，一般學術史每依儒、道、墨、法諸家之次序而分述之；本書不從此例，但就其尤為重要之諸家略依年代排列之。於思想潮流之進行情況，或易明瞭。

六、作教育史當有以異於作哲學史或倫理學史，故本書極力避去哲學思想與倫理思想之敘述。但教育學與哲學倫理學關係甚密，有時亦不得不涉及之。

七、中國教育思想之根本問題，皆於適當時機分別敘論之；如孔子節內論仁、曾子節內論孝、孟子節內論性，是其例證。

八、中國教育家最重身教，雖思想無大特點，而整躬飭行，足繫風化之隆污者，每每有之。故敘述各家思想之先，必作一小傳。非徒供知人論世之資，抑將以興起觀感焉。

九、本書於古人學說，有所指陳，必先引古人自身之言，以明吾說之所據。且讀其言，如親警效，對於讀者，為益良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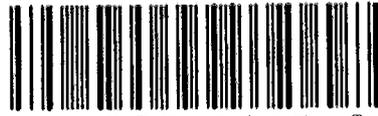
十、本書敘述一家思想，輒先求綱領以明其條理之所在，庶幾能窺其思想之體系。

十一、寄跡瀋陽，未携多書，各家原著，多從轉借而來。所資以常相參證者，僅拙編之中

國教育辭典（中華書局出版）於拙作諸稿，且多節採移用，謹附此申明。

十七年十一月

520.92
988



3 0537 7463 8

中國教育史要目錄

凡例

緒言

第一編 古代

第一章 周代以前之教育概況

原始教育與冠禮，唐虞已有教育官吏——學制：辟雍，泮水，門閭之學，鄉學，里塾——

——學則：旨趣，時序，年齡，男女，考校——政教合一，官師不分。

第二章 周代以前之教育思想

虞代之四德五教——皋陶之九德——周代思想蓬勃之原因。

第一節 管子

實利與四維——正形以來德——弟子職。

第二節 老子

目錄

一

一五——一七

一一——一五

一一——一二

三十一——

一一——

棄聖智，薄仁義——反樸——玄德——益謙——後世道家思想之淵源。

第三節 孔子……………一七一—二四

仁之意義與爲仁之方法——教法實行，立志，文質彬彬，思想與經驗，個性，自動。

第四節 孔門弟子……………二四—二九

子遊，子張，子夏——曾子，教孝之意在教民親愛——大學之教育思想。

第五節 子思……………二九—三二

教與性，率性，修道，中和——修養法，居敬，（慎獨）明理，（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第六節 墨子……………三二—三六

親士尙賢——教士法：修身，所染，富貴敬譽——墨子之說，皆爲救弊而起——論

兼愛說之不當——墨子爲實行家。

第七節 孟子……………三七—四二

紹述仲尼，力闢楊墨——性善論：性之內容，惡之由來，教之必要——修養論：存養，

擴充，尙志，自動，用思，求放心，集義，環境。

第八節 其餘諸子……………四二—四七

莊子——齊大小，齊是非，齊生死，任性自得——莊子之影響。

荀子——性惡論之不妥——重禮。

法家——重刑尚法，銳意富強，忽視教育。

名家——逞詭辯，恣奇談。

兵家——多中肯之論。

楊朱——快樂主義，個人主義，在亂世最易流行，亦最爲鄙陋。

第二編 中世

第三章 秦漢之教育概況……………四九—五三

秦皇焚書坑儒——漢代搜校經籍，劉歆奏七略，河間王淮南王得書亦多，蔡邕書

立石經——獨尊儒術，武帝從董仲舒言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立太學，置博士，

太學生員，歷有增加，明帝臨辟雍講學，章帝白虎觀考詳五經異同，桓帝時太學

生增盛至三萬餘人，靈帝熹平四年立三體石經——郡國學，文翁化蜀，平帝詔

廣立學官。——選舉，取士之法。——紙筆發明。

第四章 秦漢之教育思想……………五三一—六二

訓詁學盛，思想家少，陰陽五行說熾，賢者遁世，清談風起。——呂不韋——淮南子，外物可資養性——賈誼，多人格教育名言——董仲舒，謂性非教化不成，完成德目系統，倡純正道義論——揚雄，謂人性善惡混，學以修性，教可鑄人，重五經，輕文詞。——曹大家作女誡，論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馬融，著忠經。——王充，謂氣有厚薄，故性有善惡，其思想具實證精神。——荀悅，謂性有三品，持教育能力有限說。——徐幹，重知識，倡法象論——結論。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之教育概況……………六二一—六三

喪亂頻仍，教育凋弊，右文之君，問世一作，南朝擅文詞，北朝長經術。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之教育思想……………六三一—六七

老莊思想普及，竹林七賢好爲畸行，經學分南派北派，詩賦最盛，翻切法興，佛教漸興，儒釋道調和論作，傅玄論信之必要——陶淵明，恬淡無慾，躬耕自給——顏

之推，重親族關係，謂親族道德，須長上率先，讀書乃所以利行，痛譏華人以胡語驕人——儒道調和論，抱撲子——三教一致說，孫綽，張融，周顒。

第七章 隋唐之教育概況……………六七—七〇

隋煬帝立進士科——唐代國學有六課程分配，考試，假期——州縣學——科舉，學貢法，鄉貢法，制舉法，道學與道舉——修校經籍，正五經脫誤，抄藏四部書。

第八章 隋唐之教育思想……………七一—七五

隋唐文風，至韓愈出而一轉——佛教極盛，名僧輩出——訓詁學，孔穎達定五經正義——唐代特崇老子——王通，闡明執中之義，性有三品，學期爲聖，三教並行——韓愈，雄於文章，排斥佛老，謂性有三品，著師說以明師道——李翱，倡性善情惡說，以復性教人。

第三編 近世

第九章 宋代之教育概況……………七七—八〇

宋代右文，——國子監統制各學，太學行三舍法，徽宗時，學校系統凡三級——郡

縣學，先有書院，後立州縣學——小學——科舉，考經義詞賦——學術大勢，宋學爲儒學柱石。

第十章 宋代之教育思想

第一節 宋學之先驅……………八〇—八一

陳搏，倡三教調和論——胡瑗，教授湖州立經義治事兩齋——孫復——石介——

胡孫石之功績。

第二節 周濂溪……………八一—八三

中和，易惡以至中，——修養法，有恥，聞過，致思，無欲，見其大——教法，正己而待其自求之機，

第三節 邵康節……………八三—八四

因物而不任我，離我觀物，物我兩冥，學當際天人，學須至於樂。

第四節 張橫渠……………八四—八六

理一分殊，民胞物與，性有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之分，教育當變化氣質，變化氣質

必須循禮。

第五節 程明道……………八六一—八八

天道只是生生，性氣一元，主一無適，物我一禮，廓然大公，陸王先驅。

第六節 程伊川……………八八一—九〇

理善氣惡，從理而行則義集，氣由養至而清明純全，明理以制行，制外以養中，二程同異。

第七節 朱晦庵……………九〇—九四

調和太極說與理氣二元說，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變化氣質，主敬窮理，讀書方法，學兼知行二義。

第八節 陸象山……………九四—九六

朱陸異同，宇宙卽理，理卽心思，以去蔽，先立乎其大。

第九節 其他諸家……………九六一—九八

歐陽修，性之善惡不必窮究，本論一文，多教育名言。

王安石，性情一致說，服習仁義，學必盡材。

張南軒嚴義利之別，居敬窮理之中，具有涵泳栽培之意。

陳亮葉適重功利，呂東萊潤色文獻。

第十一章 元代之教育概況……………九八一—一〇〇〇

科舉重德行，次經術，次詞章，學有國子監學，蒙古字學，回回國學，醫學，陰陽學，立小

學，創書院，吸收西洋形質科學，文藝發達。

第十二章 元代之教育思想……………一〇〇一—一〇二

趙江漢，講程朱學於太極書院。

許魯齋，主張公明正大以治心。

劉靜修，有功儒學，堪比魯齋。

趙寶峰，為學宗象山，教人靜坐。

吳草廬，調和朱陸，讀書以明理存心。

鄭師山，調和朱陸，明其短長，為人重操行。

第十三章 明代之教育概況……………一〇二—一〇六

修永樂大典，士林氣節甚盛——國子監，積分法，——郡縣學，歲試，科考，——書院，官立私立並有，——科舉，八股文，鄉試，會試，廷試，試官，主考，同考，外籠官，內籠官，——武舉——學術大勢，陽明學派，耶蘇教傳入，西學研究漸盛。

第十四章 明代之教育思想

第一節 第一時期……………一〇六—一〇八

吳康齋，刻苦勵行，躬耕而食，教人存天理去人欲。

胡敬齋，矢志道學，居敬不懈。

陳白沙，謂養心以靜，庶能開大而無所累。

薛敬軒，天理人欲之間，不容中立，二十年去一怒字。

第二節 第二時期……………一〇九—一一二

王陽明（一）心即理，（二）致良知，（三）知行合一論，知行合一論之難題與流弊，（

四）教育法，尚宣導——信徒徧佈。

第三節 第三時期……………一一二——一一五

羅整菴，折衷程朱陸王——吳蘇原駁詰知行合一論——顧憲成，高攀龍，講學東林痛詆王學——劉念臺，復興王學，教人慎獨，謂一善未立之中，有渾然至極之善。

第十五章 清代之教育概況……………一一五——一一八

清代廣修書籍，四庫全書成，立七閣以貯之——學校，京師有國子監等，省會立書院，州縣皆有學，教育宗旨爲聖諭十六條——科舉，舉人，貢生——私塾——西風東漸，咸同間，祇學習西藝，甲午後進而講求變法。

第十六章 清代之教育思想……………一一八——一二五

考證學之盛行及其原因，明末諸老之學風——曾文正之推崇姚氏——康有爲講公羊學。

顧炎武——教人以禮爲先，立身有本，處事有方——李二曲，學在反身，靜坐以知過——顏習齋，忍嗜慾，苦筋力，習六藝，講世務——章學誠，教人乃教以適當之

準，非教其捨己從我，婦學在德言容功——曾國藩，慎獨，居敬，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學禮即經世之學，奏派留學生。

第十七章 變法以後之教育

第一節 緒言……………一二六一—一二二八

二千年來之思想制度，根本動搖；變法之五大原因：戰爭之失敗，科學之震炫，教育普及之欣羨，民權之夢想，強權思想之承受。

第二節 教育宗旨之變遷……………一二二八—一二二九

光緒三十二年頒佈一次，民國元年另定一次，八年呈請廢止一次。

第三節 學制系統之變遷……………一二二九—一二三三

光緒二十九年頒佈之學制，民元改定之學制，十一年頒佈之新學制，改制評議。

第四節 新舊教育之比較……………一二三四—一二三七

一、識字人數之增加；二、學校意義之變更；三、考試取士之廢止；四、學課內容之變革；五、女子才德之畸重；六、體育與養心；七、中心思想之有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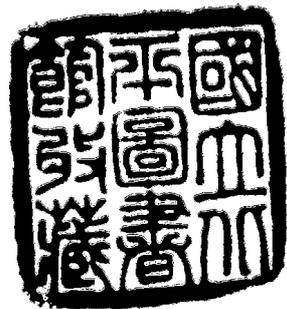
中國教育史要

中國教育史要

緒言

教育情況隨文化情況爲轉移，此一定不易之則也。三十年來，歐風東漸，舊日思想，一一動搖，固有文化，殆瀕崩潰。由是而教育設施，東塗西抹，缺一貫之主旨；抄襲倣摩，乏充實之精神，學子之趨向不定，國民之意趣難凝。果將長此紛擾以日，卽泯滅乎？抑可以振衰起廢，而漸臻進境乎？反觀已往之歷史，吾人對吾族文化之前途，果將作何判斷乎？吾族四千年來，飽經患難，文化亦數瀕危境，屢經震撼，祇因富於彈性，且具消化力，卒能融合多種文化而銷納於其固有之中。既保持固有文化之精髓，復擷取他種文化之英華。於綿延之中，具生長之象。每經一度危機，卽有一度進步。此其所以成其偉大也。

唐虞夏商，周文化骨幹，一脈相承。至周代而燦然可觀。故仲尼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周衰，諸侯專橫，夷狄侵入，中國文化，瀕於滅亡，有霸者出，尊周攘夷，而危機一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文化之危，殆可想見也。戰國之世，諸侯競爭，益趨激烈。遊說之士，奇謀詭議，汹涌不絕。儒家守護統思想，稱說仁義禮樂，世皆迂闊視之。於是墨家相競以兼愛節用，道家相競以虛無自然，法家相競以刑名法術，至秦一統，喜法術，



惡儒生，遂有焚書坑書之禍。傳統文化，竟告中斷。漢興，除挾書令，儒生始得公開講學，而與諸家之說於朝角逐。武帝用董仲舒策，罷黜百家，獨尊孔氏，由是而教育方針確定，國民思想凝固。故二千年來，國脈屢斷屢續，可以蹂躪，而不能滅亡也。漢末，社會凌亂，人思遁世，道家之說，爲俗所尚。加以佛教傳入，寂滅空無之旨，益張道家之目。魏晉六朝，清談之風乃熾。隋唐統一，王通韓愈昌明絕學，張翼儒術，風氣一變。有宋諸子出，窮研儒術之精義，吸取釋道之英華。從此，釋道但可伴儒術而並存，不能壓倒儒術而代之。歷元明清，雖與歐人來往日繁，天文曆算，建築砲術，多所吸收；回回教，天主教，基督教，相繼傳來，然而皆無礙於儒教之生存與發展。皆可增加中國文化之內容，而不能顛覆中國文化之基本。清季，變法議起，新學之士，對於舊說，多所懷疑。嚴復譯天演論以暗盪之，梁啟超刊新民叢報以明撼之。而胡適之高唱打倒孔家店，亦有吹燄益烈之功。舊文化根基，終於完全顛覆。今後將猶有重振之一日乎？抑將從此盡棄其所有以從西人乎？抑將長此飄蕩以至於國亡種滅而已乎？是則今後教育之大問題也。吾書之作，果將徒供後人弔古傷今之資乎？抑得用爲今人識古通今之藉乎？非所敢料也。

第一編 古代

第一章 周代以前之教育概況

榛鄙之民，於其族中少年，初及成人之日，輒舉行繁縟儀節，教以人羣大義，詔其恪守勿渝，並示以族中秘密，而擯斥未成年者，使不得與聞焉。自是而後，社會視少年爲成人，少年卽負衛羣之責任。是此項禮節者，乃社會將其文化鄭重傳授於少年之儀式也。吾國古之所謂冠禮者，其或爲此種儀式之遺風歟？學者對於教育爲史的研究時，常認此種儀式爲正式教育之起源。然而，是乃史前時代之事，嚴格言之，教育史可置而不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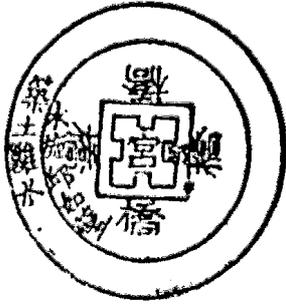
吾國文化，發達甚早。孔子修書，斷自唐虞。虞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一）不遜，（二）汝作司徒，敬敷五教，（三）在寬。」是虞舜之時，已設司徒之官，專掌教育之事矣。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說者謂校序庠皆小學，學爲大學。據此，則夏代學校已俱備系統，井然有條矣。

洎乎周代，典章制度，燦然大備；教育設施，益可考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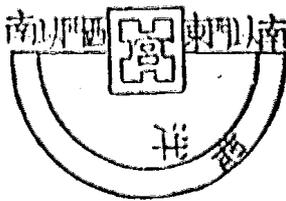
學制 禮記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頴宮。」

據此，可知小學大學所在之處，並知天子大學與諸侯大學名稱之各別。辟雍有邱，邱外環水，水外有隄以雍之，水圓如璧，自水之圓言之，謂之辟；自水外隄言之，謂之雍。邱上建宮，名爲辟雍宮。大雅思齊篇云：「雝雝在宮。」箋云：宮謂辟雍宮也，是其明證。由後漢書：「明帝臨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圓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準此，是由隄及邱，又必有橋矣。頴宮亦作泮宮，泮之爲言半水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有水，以北無水，但有溝塹；殺其制以別於天子也。

辟雍圖



泮宮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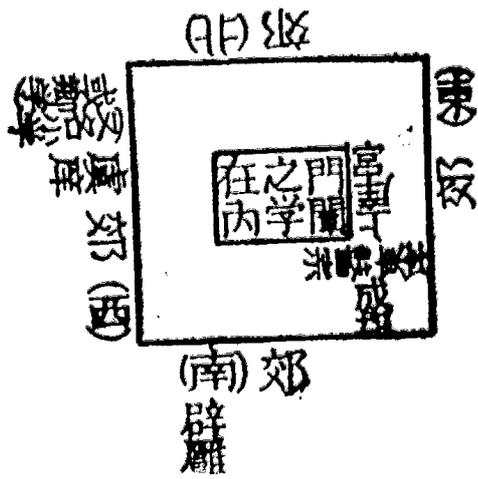
(據皇清經解焦氏羣經宮室圖)

註 (一)五品謂五常，卽父母兄弟子是也。(二)遜，順也。(三)五教：教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辟雍者，天子講學之地，非太子所得入，周禮：「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論云：「周宮有門闈之學。」大戴禮保傅篇云：「王子年八歲，出就外舍，成童而就大學。」外舍卽虎門師保之學，在王宮之內；太學則在王宮東南。尙書大傳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名曰父師，士曰少師，以教鄉人子弟於門塾之基。」是庶人子弟由父師少師教於里門之塾，而王子國子則由師氏保氏教之於虎門之塾也。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此所謂學，指太學也。升而後入太學，未升之時，則在四郊之學。是王子以門闈爲小學，俊秀以郊庠爲小學，而所入之太學則一也。王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可見自門闈而升入，與自庠序而升入者，爲同一太學也。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箚，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書在瞽宗，禮在上庠。」此與王制所云「樂正崇四術」等語相合，可見所入之太學，卽東

序，瞽宗，上庠也。東序，瞽宗，上庠，再加成均，是為四學。禮祭義：「天子設四學，」是也。四學位置，同在王宮。東南，東序居其東，瞽宗居其西，上庠居其北，成均居其南；成均又為太學之通名。周禮所謂大同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是也。蓋統言太學，則稱成均。詳指其事，則各舉一方之學舍。對鄉學而言成均，則稱太學；對辟雍而言成均，則亦稱小學；須知其有異於門闈之學與鄉郊之學也。

各學所在圖



(據皇清經解焦氏羣經宮室圖)

依上所述，周代學制，實分三段。王子八歲以前未就外舍為一段；八歲入居門闈之

學又爲一段；十五入太學又爲一段。庶人之子十歲學於里門之塾爲一段；十五入小學又爲一段；十八入太學又爲一段。皆爲三段制。王子與庶人之子在入大學以前，各入特設之學校，不能同學於一處。是爲雙軌制。在古代，貴族平民，生活習慣，極不相同。自幼同校，扞格必多。加以階級觀念，橫亘胸中。其設立雙軌制度，亦事勢所不得不然也。至王子十五入太學，而庶人則十八方入太學。遲早頗有出入者。或由於王子所居與太學所在，同爲王城，故可以十五卽入；而庶人之入太學，則須拋棄鄉里，離別父母，故不如延緩三年，以待其年事稍長也。



學則 當時教育之學則，其可得而言者：（一）曰教育旨趣之貫徹也。周禮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當時一切教育之範圍，舉莫能外於是矣。(二)曰學課依時序而變更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弦，秋執禮，冬讀書，是也。(三)曰教材隨年齡而變更也。禮內則曰：「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革絲。六年教之數與，萬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註：朔望與六甲也。)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記，夜不帛襦袴。禮帥初。(註：遵習先日所爲也。)朝夕學幼儀，請習簡(篇章也)諒。(信也。)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勺文舞。)成童舞象。(象武舞。)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大夏，禹樂。)惇行孝弟，博學不教。(不教人也。)內而不出。(蓄德而不出謀議。)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受田供役。)博學無方，遜友視志。四十始仕。」據此，可見當時於體育、德育、智育，一律重視。於幼小之時，則尤注重體德二育。至學樂誦詩，舞勺舞象，以陶冶性情，節宣血氣。則又治德育、美育、體育於一爐矣。(四)曰男女教育，自十歲而起差別也。內則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婉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紵組紃。學女事以供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是女子教育，於德育外，又重手工業與助祭祀也。(

五）曰大學考校標準之釐然也。學記曰：「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大成，則德智圓融，可以化民成俗矣。

政教合一 虞夏商周，政治與教育，皆融合無間。一切政治，統皆含有教育作用，而學校亦爲一切政教之源。凡用兵必定謀於學。王制所謂受成於學是也。班師既返，必釋菜奠幣於學以訊問生俘並獻馘焉。王制所謂釋奠於學以訊馘告，魯頌泮水篇所謂在頻獻馘者是也。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文王世子言養老乞言，註謂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是老賢議政，亦在學校，故至春秋時，人民訛議國是，子產不因之而毀鄉校，君子猶致稱許焉。據此，學校又爲人民表示政見之機關矣。後世太學生，輒橫議朝政，非難當道，或亦感受啟示於此義乎。

上言學校爲頒佈政教之地，乃教育即政治之明證。周禮大司徒施十有二教：「一

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二曰以陽禮（鄉射飲酒之禮也）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婚姻之禮也）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辨尊卑也），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不變俗也），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競。八曰以誓教卹，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世業也）教能，則民不失職。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功也）制祿，則民興功。」可見一切政治設施，莫不含有教育的用意也。政治活動，感人之力量，原極偉大。因而用之，完成教化，甚易易也。若政治失軌，凡所措置，每獎勵奸宄於無形。則學校教化之力，爲之銳減矣。故教育宗旨當合於政治原理。而政治措置亦當合於教育精神。此所以政教合一，爲千古政治之極則也。

古代既政教合一，故官師亦不分。秉官政者，必躬躬勵行，爲民模楷。詩曰，「赫赫師尹，民其爾瞻。」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是也。蓋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風必偃。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欲教化隆，風俗正，而不整飭官常，眞所謂南轅北轍者矣。惟其官師不分，故衍爲德治主義。必德修於己，然後足以治人，是爲聖王政治，亦卽賢

人政治。世子教育，卽以聖王之養成爲其目的。柏拉圖有哲人王(Philosopher-king)之理想。吾國先聖則具此理想而又演爲官師不分之制度。是誠極堪注意也者。

第二章 周代以前之教育思想

事業爲思想之表現。周代以前，教育事業已臻發達，故其教育思想亦有可得而言者。舜使契爲司徒布五教，使夔爲典樂，教冑子以四德。五教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四德者，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也。五教爲處羣之道，所以維繫人羣者也。四德爲修己之理，所以淘淑身心者也。是爲教育標準的之兩大楨幹。四德之教，至於臯陶更加推闡，演爲九德。九德者，卽(一)寬而栗，(二)柔而立，(三)愿而恭，(四)亂而敬，(五)擾而毅，(六)直而溫，(七)簡而廉，(八)剛而塞，(九)彊而義也。下逮商周之際，箕子作洪範，陳九疇。其二曰敬用五事。洪範曰：「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是則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濬，(必通于微) 恭作肅，(人敬) 從作乂，(可以治) 明作哲，(照了) 聰作謀，(所謀必當) 睿作聖，(事無不通) 其教在卽事以致敬，制外以養中。表裏如一，斯成爲德。於是而德教思想，有其目標，亦有其

方法矣。

降及周代，文物大備。精深之思，得所資據。加之末世喪亂頻興，官司失守，學者在野，各聚生徒，私相講授。或闡明學術，或橫議朝政。輒自立一說，以相揭櫟。是非之間，不無異同。由是而攻詰詆訛，交互煽動。思想系統因而完密。各家壁壘因而嚴謹。九流並興，百家爭鳴。於學術史上，實蘊爲奇觀。其有關於教育者，則以儒家爲最著，而道家墨家次之。儒者視化民成俗爲立國要圖。故於教育之事，三致意焉。道家墨家原不重視教育。顧其思想，影響國民，至深且大，故不容忽視也。

第一節 管子

管子，名夷吾，字仲，齊之穎上人。相齊桓公（始於西元前七〇一年）。通貨積財，與民同好。齊以富強，稱霸中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所著書漢世尙存八十六篇，今又亡其十篇矣。且亦不盡出於管仲之手。故難窺其思想之全體與真相。

管子曰：「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審度量以閑之，鄉置

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憲令，勸之以刑賞，故百姓皆悅爲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
管子經世大法，備於是矣。曰：「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守在倉廩，國多財則遠者來，地
辟舉則民留處。」因四時以成萬物，充倉廩以足民食，聚財貨以招徠遠人，辟土地以安
輯居民，皆所謂厚愛利以親之也。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曰：「四維
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人民生計裕，然後禮義
可興，否則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哉。但生計既裕，亦必禮義以浸潤之。否則飽食安居而
無教，鮮不流爲禽獸矣。管子於利民之時，卽明禮義之教。其思想之周密，非偏枯的實利
主義所得妄相比傅也。至爲人上者，須身服禮以爲民倡，則亦正己以正人之意，與所謂
德治主義同一意義。審定禮度，以爲民防。鄉置教師，以爲民導。則亦化民成俗之圖，與捨
本逐末之政治家，不相侔也。惜乎其經國方案，今多不傳，無以明其教化之設施，然其爲
政，必先富民教民，而後以刑賞勸之，則已非後世徒挾恩威以拊制人民之法家所得比
擬矣。

若夫管子之教育思想，則一言以蔽之曰：正形以來德而已。管子曰：「形不正者德

不來。中不精者心不正。正形飾德，萬物畢得……是故曰：無以物亂官，無以官亂心，此之謂內德。」物誘之來，感官受其刺激，心意即爲動搖，故欲修內德，必整飭形體以將迎善。良刺激而拒絕惡劣引誘。管子曰：「凡民之生也，必以正平。所以失之者，必以喜怒哀樂。節怒莫若樂，節樂莫若禮，守禮莫若敬。外敬而內靜者，必返其性。喜怒哀樂，由心而發，控持之道，守禮而已。守禮則外形敬，外形敬則內心靜，內心靜則返其本性矣。今之心理學者，或謂笑以生樂，而非笑由樂生。哭以生哀，而非由哀生哭。說雖稍偏，而外形足以變動內心，則爲確切之事實。禮之所以得爲教育工具，即以此故。」管子知其然也，故極重禮。其《弟子職篇》尤集中注意於飭躬制行之節目焉。其篇首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其極。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悌，毋驕恃力。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學則爲求學之矩範，學者所當恪守者也。所謂溫恭自虛，所受是極者，即虛心領受而窮究之也。所謂志毋虛邪，行必正直者，即正志飭行，內外兼養也。所謂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者，即尋求感染其有益者而避去其有害者也。所謂顏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

衣帶必飾者，乃制外以養中之一二節目也。所謂朝益暮習，小心翼翼者，卽朝益新業，暮溫舊知，皆當敬慎也。管子書中，教育言論，雖不甚多。然卽此已可見管子曾經心其事，且亦具有若干精粹之思也。然管仲得君甚久，身死而齊亂。倘教化明而禮義興，功烈不應如其卑也。管子所行殆不及其所言乎！

第二節 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號聃。楚之苦縣人。嘗爲周室守藏史。生年月不詳。孔子從其問禮，故當爲孔子時人而年齡較長。著道德經，長五千餘言，爲道家之要典。

老子崇本道德，非視仁義。其教尙清靜無爲，還淳守樸。視智巧爲詐僞之源，澆薄之端。嘗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曰：「棄聖絕智，民利百倍。棄仁絕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又曰：「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蔑視教育可以見矣。使其說果眞，則聖智未起以前，民智未開之日，人民當熙熙皞皞，不知有欺陵侵奪之事矣。然而教化固爲弭亂而起，仁義固爲和民而設，聖智固爲止亂而作，事實昭然，無可否認。老子

所說適得其相反矣。今日民智大開，而道德則未見進步，似足爲老子之說大張其目矣。殊不知現今知識教育，其所以無益於道德者，乃因所重之知識概屬物象之類，而無關於人生修爲，雖謂爲玩物喪志可也。豈知識之果無益於道德哉。

老子之說，有深入人心，足以使人自全其身者。則其反樸之教也。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有旨趣卓越，足爲進德之資者，則其玄德之說也。曰：「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爲玄德。」曰：「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非居，是以不去。」其憂深慮遠，爲後世權術之淵源者，則其益謙之教也。曰：「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使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老子學說綜其大義，如去爭毋我，謙受益，滿招損者，皆爲孔門之所恆言。但所以能深入人心者，老子之力，固不在小也。惜乎老子立言，多父中正，術詐自雄者，因得資以逞其

私意耳。

後世道教，宗奉老子，雖其思想，不盡源出本人。而老子之書，要嘗予以啟示也。曰：「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礙。是以聖人不爲目，故去彼取此。」後世道家清心煉氣，養神，諸說，殆皆以此爲其導源乎？老子生當亂世，目覩時人沈湎荒淫，思有以矯之，故不惜激昂其辭，惜乎矯枉過正，而流爲禁慾主義也。感情慾望，盡成心賊。禁之者，既不勝其苦，全無樂趣，反動者，遂縱情恣慾，無所不爲。六朝清談之士，輒蕩檢踰閑，殆此故也。

第三節 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姓孔。魯襄公二十二年十一月庚子（西元前五五一年）生於魯昌平鄉，陬邑。少孤。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家貧，嘗爲季氏吏。學成，周遊列國，冀行其志。有「席不及暖」之稱。時天下擾攘，賢者遯世。嘗去魯，返於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與其從辟人之士，豈若從避

世之士哉？」子路以告。孔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其憂世之切，有如此者。嘗仕魯，內政外交，成績斐然。

孔子好學，無常師。嘗問禮於老聃，學樂於萇弘，學琴於師襄。入太廟，每事問，曾自狀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學識宏博，人多異之。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孔子亦自謂「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

孔子不得行其志，乃退而修詩書，訂禮樂，作春秋。集古代文化之大成。其關係實至深且鉅。門弟子甚衆，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賢士之稱。卒年七十三，時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

教義 孔子教人，以仁爲目標。論語一書，論仁者凡五十八章，可謂詳矣。撮其尤要者而會通之，仁字之意，不難明也。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矣。

此言仁者廓然大公，無間人已，推己所欲以施於人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此言仁者以己之愛加諸人也。許叔重說文解字云：仁，親也。又云：親密也。卽以仁爲人相親密之意也。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此言管仲能保全千萬生民，就其功澤論之，而深許其仁也。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已可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此足見仁爲篤厚懇摯之情也，是就存心言。論管仲章，是就功澤言。答樊遲章，係就舉愛心以加諸人而言。取此三者會通觀之，則答子貢之所云仁，其意自益顯矣。仁之意義已明，爲仁之方法又何如乎？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克，勝也。己，身也。謂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慾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爲仁也。復，反也。嗜慾勝則離背禮義，能勝去嗜慾則復歸於禮也。程子所謂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者，是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言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仁可成也。合前章觀之，可知爲仁之法，在去私意以推己及人也。孔子嘗謂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邢昺謂忠爲盡中心，恕爲忖己度物，朱晦庵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比而觀之，二說無甚出入也。孔子之道，萬端以一理統貫之，則唯忠恕而已。合忠恕與仁而會通其義，則仁爲以己及人，物我兩融之意，更爲易曉矣。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此言爲仁以孝弟爲本。蓋孝弟之德，主於愛敬。孝弟行於家，而後仁愛及於物。家庭

之內，無以發育其愛敬之心。及其入世，而期其爲利人濟物之行，眞所謂塞其源而欲其流之暢也。今人既侈談博愛而又肆力非孝，甚矣其妄也！

教法 孔子教人，最重實行。故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又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夫學以成德爲的，而德生於行，不行何有乎德。學文所以考聖賢之法，識事理之當然。成法考矣，當然識矣。顧不實行，則考之識之，究何補於人生哉？惟行之而有所疑，爲之而迷其道，然後加之以學文，而學文之用始大。故學文本所以利行也。苟無餘力，則致勉乎行可也。然而此義也，又非喜盲動而不好學問者之所得而據爲口實者。孔子教人在學文之先，卽勉強力行之事，僅指孝弟謹信汎愛親仁之六者而已。初未嘗舉治國平天下一切之行，盡置之於學文之先也。誠以此六者，簡易而源於人情，勉力行之，雖不中道，所失亦不遠矣。若夫治國之道，經緯萬端，察理稍爽，爲患無窮。父非此類比也。彼藉「寓學於作」(Learning by doing)之說，教學力未足之青年，捨學問不講而日事干政者，皆賊夫人之子者也。

孔子教人，又重立志。顏淵季路侍，語以盍各言爾志。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亦導其各言所志。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蓋志爲行動之淵源，努力之標的，善惡之所由別，高卑之所由分。正之於其初發之際，則不至流爲邪僻。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定之於一心之中，則不至移於外誘。故曰：「三軍可奪其帥，匹夫不可奪其志也。」既教人力行，又教人立志。於行爲之表裏終始，孔子蓋無不重視之矣。

孔子常以詩書禮樂教人。嘗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門人亦有記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用詩樂以和心志，用禮節以正儀容。既不至盪越其體態，亦不至枯稿其心神。持自然主義者，主張一任情意之自然發洩，勿加禁制。其弊也，放蕩邪僻。無所不爲。持鍛鍊主義者，主張用理智控制行爲，務期合矩。其弊也，虛僞板滯，毫無生意。孔子教法，於此二弊，一無所有。嘗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鍛鍊主義，近於史，自然主義，近於野。孔子之主義，則內外交養，文質並茂之彬彬主義也。

孔子教人，於思想與經驗同加重視。嘗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朱子釋謂不求諸心，故昏而無得；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是誠經驗與思想不可偏廢之說也。子

路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後。」殆曾習聞治事足以進學之說而云然也。

孔子教人，甚重個性。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此其觀察門人個性之考語也。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求也不及，故進之。」此自言其因材施教之態度也。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此泛言人類性能差別之狀況也。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此泛言教法應適合個性也。

孔子教人，又重自動。嘗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殆所謂自學輔導主義也。又曾謂予欲無言，子貢因以無可傳述爲憂。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欲學者之自立自求也，彰彰然矣。

結論 就教義以觀孔子，仁之爲教，融合物我，一氣相通，有如四體。遵循是道，人類乃可以相愛相助而同存同榮。又示人以能近取譬，卽己以推人，指陳捷徑，反身而得。苟有志矣，不恐不逮。又以孝悌之道，發育愛敬之情，於人生幼小之時，習與性成，不愁不愛。

敬人矣。教人相愛，此中外聖哲之所同者，惟教人相愛而得其簡易之道者，則孔子其千古一人也矣。就教法以觀孔子，則近世教育家所發現之根本原理，亦未見有能逾越其範圍者。立乎千古之上，垂示千古之下。孔子之所以嘉惠人類者，至矣盡矣！奈何人之不自量而欲自絕於日月也。

第四節 孔門弟子

孔子門徒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其尤爲傑出者有四科十哲，卽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是也。而顛孫師（子張，曾參）有若，亦爲第一流弟子。

孔門弟子，得志則兼善天下，莫不汲汲以化民爲務。子游爲武城宰，境內徧佈弦歌之聲，是其例也。困窮則獨善其身，潔躬勵行，爲民表率。窮通不一，而其努力孔子教義之宣揚與夫人民德慧之啟發，則無二也。其聚徒講誦，傳授心得者，則以子張，子夏，曾子爲最著。子張，陳人，少孔子四十八歲。性質高明。論語記「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

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其恢宏之氣，可想見矣。故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子游亦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夏，姓卜，名商，衛人。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歿，居西河教授。魏文侯師事之。其教篤實切近。嘗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游曾譏之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游言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其由淺近以及深遠之意，實教育上不朽之理法也。

曾參，字子與，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質魯鈍。孝經一書，或云曾子所作，或云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或云孔子所講授，曾子所記錄。說雖不一，而曾子之言行要足以紹述師說。大戴禮，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四篇，其義與孝經一書，若合符節。故曾子傳孝經之說，人多承認之。

聖人欲人衆之同存同榮也，故教以相愛。相愛之教，徒託言辭，其效不彰，必須就其天性所必愛之人，教以親敬之義，以長養其愛人之意，而發育其和悅之行。父母之於子女，既有養育的殷勤，復有頻繁的關係，父母之愛其子女，固無論矣，即子女之於父母，蘊而爲愛的心情，發而爲愛的行動，實亦有其莫之然而然之勢也。迨和愛之情，既臻發育，則推而廣之，由親親以至於仁民而愛物，皆一反掌間事耳。故孝經曰：「教民親愛，莫善於孝。」今人侈言博愛，而又肆意非孝，殊不知不愛其親者，心已薄矣，不敬其親者，心已慢矣。教人薄慢其親，而又望其愛敬他人，眞所謂南轅而北轍矣。

大學一書，是否曾子所作，頗難論定。然其書本末條貫，精粗渾融，誠聖學之要旨，初學入德之門也。原屬禮記之一篇，朱子取出，與論語、中庸、孟子三書，合名四書，或四子書。實爲吾國文教之寶典，國民之所宜通習者也。

大學述修己治人之學。開卷即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是即所謂大學之三綱領也。其具體的說明，則有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

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八者即所謂大學之八條目也。大學全書要義，悉在是矣。其餘皆解釋之文也。

大學含義宏深，與後世各種思想皆關係密切。謹條述其尤要者如左：

1. 格物致知。大學書中，獨於格物致知，無解釋之文。朱子認爲書簡脫亡，爲作補傳。釋致爲推極，釋知爲識。而謂致知，即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無不盡也。釋格爲至，釋物爲事。而謂格物即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王陽明之解釋則異是。陽明謂致知非充廣知識之謂，乃謂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又謂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格物者，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正不正以歸於正，即致吾心之良知也。朱子重在窮究事理，期得其當。陽明直指本源，力正其始。夫心之作用，對事乃發。必窮究事理，吾心之全體大用始得而明，否則，騁意冥想，是非難得其正矣。必致極良知以正事物，一切事理之知識，方成有益之學，否則喪物玩志，積聚雖多，徒以汨沒性靈耳。兩說所重之點，誠有不同。但謂其絕然背道而馳，則非中肯之論也。

2. 慎獨。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

令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此慎獨之學，所以啟後儒：誠以存心，嚴以繩己之風者也。

3. 正心 曰：「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此明行由心轉，欲動情勝，所行即不能不失其正也。

4. 身教 曰：「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以身作則，躬先率行，此吾國政治理想與教育理想之通義也。

5. 歸善 曰：「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又曰：「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人民之所歸赴者，善人而已。於不善之人，隨時可以離叛之。人民原非政府之奴隸也。

總之孔門弟子，對於師說，既竭盡其宣揚之力，使後世得以受惠於無窮；復能精心默會，條理而貫通之，俾後世得以窺其門徑。而其立身制行，又率能表證師說，俾後世興

起景仰之心，真可謂不辱其師者矣。

第五節 子思

子思，名伋，孔子之孫，伯魚之子。伯魚先孔子卒，子思當生於孔子在世之時。曾否親承祖訓，其事無傳。韓愈謂其學出於曾子，人多然之。所著書今存中庸一篇。於孔子教義，多所闡揚。理論益爲深邃，組織益爲精密。卒年六十二歲。後世稱曰述聖。

中庸原爲禮記之一篇。劉宋截頤始別撰中庸傳二卷。至朱子作中庸章句，合大學、論語、孟子，而名爲四書。其價值始益顯。朱子以前，程子常論之曰：「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學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可見其價值之一般矣。

教與性 中庸書言教育之功用，在品節人性。品節人性之思想，不始於子思。而明謂人性須用教育以品節之，則實子思思想之一大異彩也。中庸書開端卽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意謂吾人所稟受於天者，是爲性。各循其性之自然，則百務皆有當然之路。卽此當然之路，治而廣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教基於道，道基

於性，性基於天命。天命者，自然而然而無以名之，強名曰天命耳。是故質而言之，教也者，乃所以教人率循其自然之性也。惟其然也，故中庸立教之標的，在使人「盡性」。故曰：「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可見子思之教育目的論，實爲盡性主義。

率性以行，既爲道矣。則性宜無不善，道宜無不治，性又何須乎品節，道又何須乎修治乎？換言之，如可率性以行，則教育即無必要也。於是子思進而爲之說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本即天性之謂，達道即循性之謂。未發之先，大中至正。既發之後，過差乃生。教育之所以必要，即因喜怒哀樂之發，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故須立之軌範以匡導之。若人心之動，不待教而各中其節，果如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教育之事自無從起矣。故教育之功用，在致盡人性之本然，靜無稍偏，動無稍謬。是即所謂致中和也。

喜怒之發，不必中節，故有教育之必要，是誠然矣。但人心之動，又何故而有差謬乎？子思於此問題，亦有相當之解答。（一）爲由於肆欲妄行，不知敬以直內。故曰：「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二）爲由於才智偏畸，見理不明。故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用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心之動，所以不能中節者，就子思之言推之，實由於不敬不明也。

修養法 子思之修養法，與上之所論，頗足互相發明。蓋其所示之修養法，要不外敬與明之兩大端而已。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慎獨之法，卽主敬之教。所以遏私欲於將萌，而不使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日遠也。曰：「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此貞固之義，擇善固執，勉行不廢，卽敬之見於行爲者也。曰：「自明誠，謂之教。」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皆求明之教，使人察人心之本然，究眞善之所在者也。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皆求明之方術也。主敬是就存心言，亦卽所謂尊德性。求明是就致知言，亦卽所謂道問學。修德凝道之一大端，盡在是矣。會其散見之言，而貫通之，可見其精意矣。

嘗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而」之爲言「並」也。謂二者相資並進，不能偏廢也。

第六節 墨子

墨子，名翟，宋人也。生於孔子後。今本墨子書，五十三篇，不盡爲墨子所自作。墨學曾盛極一時，孟子痛楊墨之言盈天下，其勢力之不容忽視，從可見矣。墨子之說，針砭當世矯偏救弊，不無至理。又加以刻苦勵行，急公赴義，苟利天下，摩頂放踵，在所不辭。懇摯之心，明辯之辭，堅拔之行，皆足感動志士而吸收之。門徒蔚起，非無故也。惟其持說熱烈而欠深密，能動人於一時，不能悅人於久遠。故其後流爲武俠之風，行於心智短淺之輩。學士大夫間，罕稱道焉。於教育方面尤少措意。誠可謂爲熱心救世，而疏於持術者也。

墨子之說，或謂繼承大禹之緒，或謂出於清廟之守，論其思想之淵源，自皆具有多少關涉。若謂其紹承一系，流出一源，則後世經師恪守家法之見，非所以衡論經世家者也。墨子立說之動機，在思有以救世。凡其所說，乃因其可以救世而說之，非因其爲己所素習而說之也。衡論大聖大賢，須當先明此理。

墨子以爲必有賢士，國始可救，民始可安。故持親士尙賢之說。親士篇曰：「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尙賢篇曰：「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矣。」賢士之有關治亂也如此。士如何而可賢乎？綜合墨子所說，其道有三：一曰修身。修身篇曰：「士雖有學，而行爲本焉。」又曰：「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以身戴行者也。」二曰所染。所染篇曰：「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已，則必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三曰富貴敬譽。尙賢篇曰：「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夫修身，誠爲立德之本，而墨子教人則將藉修身以成名立譽，似未嘗有闡然潛修，成全自性之意。是所謂修身，比之古者爲己不求人知之學，亦已卑矣。至於習俗移人，固所難免。然本性不泯，不能變瓜以爲豆，易豆以作瓜。墨子於人性之體用，似亦無深澈之了解。若夫上之所好，下必加甚。富貴以顯之，尊譽以榮之，人之不能不爲當道所轉移，是固然矣。但「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孟子已先我而言之矣。特立獨行之人，感染之力且或不足以移之，而況驅策以富貴尊譽乎？假使士必

待富貴尊譽而後賢，則無權以富人，貴人，尊人，譽人者，即無術以化士而使其賢良矣。所染者，外力也。富貴尊譽者，亦外力也。墨子過重外力之作用，不知好善之性，人所固有。啟發其天性而導之以善，不必待富貴尊譽然後士可賢也。墨子昧於此理，故不知救世可以取徑於教育。不但忽視私人設教之功用，即其政治計劃中，亦未見其有設學校明教化之意焉。其所斤斤反復者，舉不過上天中鬼下人之全皆福善禍淫耳。以禍福利害之計算，勸人爲善去惡，是爲功利主義之本色。然而其術亦已淺矣。

墨子主尚賢，尚同，兼愛，節用，節葬，非樂，非命，天志，明鬼諸說。說雖多端，志在救弊則一也。其時各國用人，黨親暱，嬖倖佞。故持任賢使能之說以矯之。其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是非淆亂，人心渙散。故主張統一思想以上同於天。其時國相攻伐，人相虧損，故發揮兼愛之說以止亂而去攻。其時人君驕奢淫佚，不恤民力，華其衣服，美其宮室，生以聲色自娛，死以珠寶相殉。故揭節用，節葬，非樂之說以相矯正。恐人不畏禍殃，肆意爲惡，故說天志，明鬼以懼之。恐人誤信禍福前定而怠於修爲，故說非命以鼓之。徹始徹終，皆所以針砭時代現象而望人之共相矯正也。

所謂兼愛者，謂視人之國若其國，視人之家若其家，人之己之間，無所差別也。其說似甚美矣。今之好爲高論者，多稱揚之。實則粗疏無當於事理，稍加審視，即可恍然。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此言是也。孔孟教人親親仁民，爲此故耳。墨子又曰：「今吾本原兼（愛）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愛）之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此言則誤也。夫天下之亂，乃起於「不愛」。而非起於別愛，別愛之士，視人固不若己。然而固待人以愛也。焉有以愛待人而可亂天下者乎？墨子學說，不容作如是之主張也。墨子之大誤，在認定別愛卽爲不愛。故謂「別士之言曰：吾豈能爲吾友之身若爲吾身，爲吾友之親若爲吾親。是故退睹其友，餓卽不食，寒卽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殊不知視友身不若己身，視友親不若己親者，不必卽坐視其友餓不救，疾病不問，死喪不葬埋。愛人如己，與全不相愛，二者之間，固饒有迴旋之餘地。不得謂不愛人如己卽爲全不相愛也。墨子之誤，蓋誤在不辨「別愛」與「不愛」之異。墨子無愛之說，實背戾自然，違拂人情。墨子自身，已不能行之矣。墨子嘗謂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是墨子之愛利人之親，

乃求人之報以愛利其親也。使墨子而果視人之親若其親者，則愛利人之親卽愛利人之親可也，何爲而求之報以愛利其親乎哉？從可知墨子猶有人我之見也。夫從可知墨子之末能視人之親若其親矣！故就墨子之心論之，墨子固先其親而後人之親者也。與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與夫「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其旨趣固不甚相遠也。若就墨子之言觀之，則必心目中無所謂人己之別，視己之親若人之親，然後始得自圓其說。果如是，則孟子「無父」之論，誠非誣矣。然而此乃推論墨子立言不妥之結果，非謂墨子居心果然無父也。時人不察，依其好惡，各作一偏之辭，兩皆失之矣。

墨子爲實行家而非思想家。故其學說，多粗疏短淺。但其犧牲己身愛利世人之實行精神，則足以感召志士而興起百世。其擅長機械嫻習守備。奔走游說，突不及黔者，皆其愛世思想，實行精神之表現也。墨子書曰：「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爲義，子獨自苦而爲義，子不若己。」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爲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見義勇爲，自強不息，誠哉豪傑之士也！至今江湖好漢間，殆猶有其流風餘韻耳！

第七節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說字子車，鄒人。或謂生於周烈王四年四月二日，死於赧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西元前三七二—二八九）卒年八十四歲。早喪父。幼受母教，嘗擇鄰而處，三遷其居。長，受業子思之門。道既通，遊齊梁，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子乃述唐虞之德，陳仁義之道。是以所如輒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

孟子之學，紹述仲尼。嘗自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造詣宏博精深，確可遠紹孔子之傳。韓愈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又曰：「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及宋程子朱子，表彰孟子書，合論語，大學，中庸而名曰四書。始成學者必讀之書。孟子立論，每直指本源。言修養，則主養心。言政治，則主推恩。皆不外擴充四端之心而已。千變萬化，莫不從心上說來。其文辭又極顯豁，易通曉。誠教育之寶筏也。

性善論 尙書西伯戡黎曰：「不虞天性，不迪率典。」鄭康成注謂「王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狠明德，不修教法。」是以虞性爲度性也。度者節度也，度性與節性同義。尙書召誥召公曰：「節性惟日其邁。」是周初祇有節性之說也。論語：「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孔子未嘗明言性之善惡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是子思主性善之意已顯，特尙未明言之耳。至孟子時，性之善惡，成爲時代問題，孟子乃竭力發揮性善之說焉。讀古人書者，萬不可不知古人之時代問題。

何謂性？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趙岐注曰：「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音聲，鼻之喜芬香，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任情從欲而求可樂。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禮義施於君臣。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智知賢達善。聖

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任大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亶亶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讀此，可得兩種結論焉。（一）聲香色味之好與仁義禮智之求，凡天之所賦於人者，皆性也。故告子謂食色性也；又謂生之謂性；孟子皆不根本否定之。（二）但君子之所謂性實僅指其中仁義禮智之一部分。故謂性爲生而具者則可。若謂一切生而具有者皆爲性，則不可也。孟子之所以異於告子者，其在斯乎？

性有兩種性質，一爲生具，一爲普遍。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莫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於天下也。」所謂不學不慮，卽生而具有之意也。所謂達之天下，卽人所通有之意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嗜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謂理也，義也！」

從來言性善者，有三大難題：（一）性既善矣，何以有人爲惡；（二）性既善矣，又何需

乎教育？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尋繹此文，可見：（一）性本善；（二）因外界之薰染而汨沒其善；（三）善之萌蘖須有雨露滋潤，始能發榮滋長。因其生長須待滋潤，故教育實有必要。因有薰染，以汨沒本性，故惡能發生。誠以性雖爲善，然不能離環境而自生自長。環境足以滋潤之，則日益發揚。環境足以摧殘之，則日益汨沒。故曰：「富歲子弟多懶，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環境勢力之大，孟子固充分承認之矣。不承認環境之勢力，卽無異否定教育之有效也。孟子亦非徧信外力，抹煞個己者。個人之成就，與自身之努力，實有重大之關係。「雖存乎人者，豈無人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且且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彼諉卸一切罪過於環境之不良者，坐不知此理故也。

修養論 性具善根，加以滋潤，是爲修養。孟子之修養論，與其性善論，具有必然的關係。大抵持性善論者，信賴個人之自力。主張存養其善意，聽任其自動，鼓舞其向上，發

揚其個性。其態度爲感化的，有如時雨之化。持性惡論者，迷信外界之勢力。主張壓抑其意念，拊制其行動，防止其墮落，束縛其行爲。其態度爲干涉的，有如狴犴之森嚴。荀子主性惡，其弟子李斯，至以嚴刑酷法，荼毒人民。論者咎之，非盡誣也。

孟子主性善，故其修養論：(一)重存養。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曰：「存其心，養其性。」皆教存養也。(二)重擴充。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皆教人卽其善端發現之偏而擴充之也。(三)重尙志。王子墊問曰：「士何事？」曰：尙志。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教人高尙其志以凝定其心向也。(四)重自動。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教人努力自求也。(五)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教人用思而勿爲耳目所

蔽也。(六)曰：「仁人心也。義正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教人去邪念復本心也。(七)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而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此教人行必合義以期內省不疚，而長養其浩然之氣也。凡此皆修學者自身之所當致力者也。至於教育者則當設置環境，因宜施教。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言隨學者品度之高下或相去之遠近而異其教者也。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此言設置適當的環境，則不自然的督促皆可廢棄也。

第八節 其餘諸子

莊子 名周，蒙人。嘗爲漆園吏。與孟子同時。其學宗承老聃。莊子書今存三十三篇。其思幽遠，其文汪洋。誠道家之巨擘也。所言有關教育者甚少，但其影響於國民思想者則甚深。

莊子謂一切物類皆有所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唯聖人與物冥合，無心玄應，唯感之從。汎乎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萬物大小不一，大有如鵬，小如斥鷃。斥鷃笑鵬，坐不知鵬之大志。鵬身固大，然不得雲與風，亦不能有所爲，非真大也。可見小大皆相對之辭。離相對之境，達絕對之域，無小無大，一放於自得之場，各任其性，各稱其能，各當其分，則大小同於自得，豈容有所軒輊於其間哉？故聖人恬澹寂寞，虛無無爲。

是非之論，依莊子之見，亦爲相對的。夫物皆不見彼之所見而獨自知其所知，自知其所知，則自以爲是。自以爲是，則以彼爲非，然而彼亦自以爲是，此亦爲彼所非。此自是而非彼，彼亦自是而非此。欲謂彼非，而彼又自是。欲謂是爲是，而是又爲彼所非。故彼是有無，未果定也。彼是相對，聖人兩順之，與物相冥，而未嘗有對於天下也。

莊子之生死觀，則以死生之變，猶春夏秋冬夏之運行。死生之狀雖異，而各安所遇則一也。生者方自謂生爲生，而死者則方謂生爲死。是無生矣。生者方自謂死爲死，而死者則方謂死爲生。是無死矣。無生無死，無可無不可，順應之而已。彼喜生惡死者，皆拘執一境，而不知覺者也。安見喜生之非如嬰兒離鄉，長忘故鄉，遂認異鄉作故鄉乎？又安見惡

死者在已死之後，不悔其前日之求生乎？故死生一也，無可喜惡。

莊子思想，立足於萬物之外，而又寄寓於萬物之中，故汪洋浩蕩，不拘不泥，彼囿於人類之一隅，斤斤於人生福利之增進者，信乎其爲井底蛙也。故莊子思想能使國民胸襟曠達，意態恬澹，與人無爭，與物無忤。及其弊也，則毀滅禮法，放蕩自恣，委心任運，怠惰自嬉。視生民如芻狗，國破家亡而不知惜。天下罪惡，假莊子之名以行者，蓋不知凡幾！

荀子 名況，稱荀卿，亦稱孫卿。趙人也。生孟子後約五六十年。曾遊齊秦楚等國。楚春申君當國時，爲蘭陵令。春申君死，退而講學著書。今存荀子書，三十二篇，顯有門人記錄之語，不盡出荀子之手。荀子之學，或謂出自子夏一系，與孟子之學來自曾子、子思者，成二大派云。

荀子以性惡論著名。其言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之義猶人爲也。「不可學，不可事而在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謂之僞。」意若曰：凡出於天者皆爲惡，必經人爲始成善。與西方盧梭之言，正相反對。盧梭曰：「凡出於神者皆爲善，一經人爲便成惡。」兩兩相對，輝映成趣。

荀子之性惡論，其根據安在乎？荀子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而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亂禮而歸於暴。」此荀子性惡論之堅強的論據也。欲知其脆薄，但須詰問人性惡矣，何以又能爲善？荀子以人之爲善乃由於學禮。故曰：「禮者，法之大分，羣類之綱紀也，人不可不學之。而學止於禮，此道德之極也。」人又曷爲而肯學禮乎？荀子之意，以爲學禮之目的不外個人之養生安樂。故曰：「人莫貴於生，莫樂於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於禮義。人之養生安樂而棄禮義者，譬如欲壽而刎頸。」推荀子之意，殆不免歸結於自求安樂，須無妨於他人之安樂。無妨他人，手段也；自求安樂，目的也。故利他卽所以自利也。如此衍繹性惡論似可自圓其說矣。然而所行之禮，究爲自己所定以自利乎？抑爲他人所定以利我乎？荀子則以爲禮義定於聖人。其言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僞，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文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夫聖人亦人也，人性惡矣，聖人之性亦不能自外於惡也。禮義者，善

也；聖人之性惡矣；惡又烏能生善乎？須知善固有待於人爲，然使無向善之根性，則爲善之事將安得而起乎？且聖人之制禮義也，將以自利乎？抑將以利羣乎？荀子則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先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而惡人之亂，乃制禮義。則先王之性非惡，先王之制禮非所以自利，明矣。故荀子之說，不攻自破也。

荀子既認性爲惡，而又認禮爲聖人所制。不知禮本人情，人性若惡，雖聖人亦不能作禮。縱作之亦不能期其通行。荀子不知此理，故其教育思想，抹煞各人內心之自動，而偏重外界之夾持。修身篇曰：「凡養心治氣之術，莫經由禮，莫要得師，莫神一好。」又曰：「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爲是也？」其說是也，惜乎其不更綴一語曰：「無是非之心，吾安知吾師禮說之果是也。」此皆相信性惡，故不知啟發內心較之外力匡扶之爲尤要也。至所謂「一好」者，則不外專一虛靜之意。專一虛靜者，專心致志，虛懷承受也。猶是開張其心以吸收外界之訓導耳，無所謂自求自得之事也。視人性爲惡，故其教法一以鉗束爲尙。推而應用於政治，則視民性爲

萬惡，非嚴法以繩之，不足以致治。此所以其門人韓非李斯皆以殘酷爲治也。

結論 周之末世，在思想界擁最大權威者，儒墨道三家而已。法家重刑尙法，銳意富國強兵之術，於教育之事，概未措意。且急功近利，乏幽深之思，無遠大之見。在思想界，亦倏起倏滅，無甚威權，名家辨名實之同異，究理論之真僞。無論治學執政，皆須精熟其技能。故各家皆有名學，不能獨成一派，泊乎末流，棄實學不講，唯浮言是尙，逞其詭辯，恣爲奇談。於是而名家之名乃立。兵家之言，多合正道。兵法爲避禍之術，非教人黷武之具。刻薄如吳子，亦言國之強弱，在德不在險，且極口稱和民爲治兵之本。消弭豪強好殺之心，其力實非淺尠。當時思想最墮落而又最受歡迎者，則爲楊朱。孟子謂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其流行一時，可想見矣。顧其思想爲追求華屋美服厚味姣色之低等的快樂主義，拔一毛利天下而不爲之的絕對的個人主義。喪亂之世，是非不定，禍福無常。狡黠者榮顯，忠正者摧辱。人之相率而流於自私自恣也，乃必然之勢。楊氏之說，卽乘此必然之勢以掀其波而揚其流者也。百家爭鳴，要以此說爲最卑劣。

第二編 中世

第三章 秦漢之教育概况

秦自周顯王九年（西元前三六〇年）信用商鞅以來，務耕織，尊戰士，廢井田，盡地利。國日富強，有席捲天下之勢。至始皇帝時，吞併六國，建置郡縣。用李斯言，焚詩書百家語。挾書者有罪。時始皇即位後之三十四年也。（西元前二一三年）壓迫愈大，反動愈烈。非難朝政者輩出。始皇大怒，明年，坑殺儒生四百六十人於咸陽。斯誠學術之大厄，教育之黑暗時代也。

搜校經籍 始皇所燒之書，僅及民間所藏，天子宮中猶存各種典籍。項羽破咸陽，焚阿房宮，始盡付一炬。漢興，革秦之弊，於惠帝四年（西元前一九一年）除挾書律。詔求先秦遺書。秦火之際，人民藏書壁間，至是乃稍稍出之。顧編簡殘缺，少完好者。且字多蝌蚪，難通其讀。此漢代儒生各專一經而殫精竭神於校勘訓詁之故也。

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祕府。成帝時，詔劉向校經籍。向卒，哀帝復命向子歆完成父業。歆於是總羣書而奏七略，是爲我國目錄學之始。藏書

凡三萬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亂，燒毀無遺。

其時各地諸王於古書之搜集，亦大有功績。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得書之多與漢朝等。淮南王安亦好書，惟所招致，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則皆古文先秦舊書。

後漢（西元二五至二一九）明帝永平中，班固與傅毅賈逵同校祕書，鄧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傳，患其紕繆，懼乖典章，乃選諸儒及博士五十餘人，詣東觀校讐傳記。靈帝時，蔡邕等奏請正定六經文字，得詔許行，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晚儒後學，咸取正焉。觀視摹寫者，填塞街陌。

獨尊儒術 周秦之世，百家爭鳴，降至漢代，餘風猶烈。挾策干天子者，所在皆是。

高祖用叔孫通作漢禮儀，有志儒術。祇以干戈未息，不遑文治。孝文好刑名之言，孝景不喜儒生。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竇太后崩，田蚡爲丞相，始黜黃老刑名家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天下學士，始靡然向風矣。武帝建元五年（西元前一三六）董仲舒對策曰：「今師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凡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民知所從奇門矣。」帝用之，遂罷黜百家，一尊孔氏。夫國是不定，則政制無所措，民心無所向。爭巧之士，乘間而起。法令數更，變亂時起，人民乃無死所矣。有董子出而孔氏獨尊，數千年來，雖禍亂不絕，而人民信仰未嘗動搖，民族團結，不曾渙散。董子真所謂功在千秋者矣。

太學

仲舒對策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武帝立學校之官，由仲舒發之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元朔五年（西元前一二四）置博士弟子員五十人，擇年十八歲以上儀狀端正者補之。昭帝增滿百人。元帝好儒，更爲設員千人。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奏起辟雍爲學者築舍萬區。

光武雅好經術，博求儒士。建武五年（西元二九年）營起太學。明帝卽位，親臨辟

雍，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聽者，蓋億萬計。章帝建初四年（西元七九年）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五經異同，連月始罷。帝親臨稱制，命史臣著爲通義。和帝亦數幸東觀覽圖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安帝之世，學舍頽敝。順帝增修鬻宇，凡所構造，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桓帝時，太學生增盛至三萬餘人。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尙。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學風益流於卑陋矣。熹平四年（西元一七五）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用古文篆隸三體書法，刊於石碑，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郡國學

景帝時，文翁守蜀郡，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成績高等者補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武帝始令天下郡國皆立學設官，實由文翁導其源也。平帝元始三年（西元三年）詔廣立學官。郡國曰學，邑侯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周道衰微，官學之廢久矣。至是始又遍立，未始非教育史上之一大事也。

選舉

學校爲養士之地，而國家亦取士於其中焉。於學校之外，特設取士之法，

則選舉是也。學校與選舉，爲士人出身兩大正途。自漢以後，行之蓋二千年矣。漢時選舉之制甚繁。有（一）賢良方正，有（二）孝弟力田，有（三）明經，有（四）明法，有（五）孝廉，有（六）武舉，有（七）童科以試學童，有（八）異科以舉文學高第。興置無常，代有變更。

紙筆 古代書契，以刀刻竹木爲之，故名簡策。秦將蒙恬以兔毫製筆於布絹上寫之，爲一大進步。漢蔡倫以樹皮造紙，用供書寫，爲事益便。是爲又一進步。此二大發明，便益於教育學術，實難以量計。

第四章 秦漢之教育思想

秦祚短促，未足以有思想家。強名曰有，則呂不韋是已。漢興，喪亂之餘，經籍殘破，訓詁學者，應時輩出。前漢之孔安國，後漢之賈逵，何休，馬融，鄭玄，皆其著者。尤以孔鄭爲兩大巨擘。披荆棘，疏壅塞，俾後之學者得窺聖賢遺意，其功可謂偉矣。顧沉沒於整理字句之中，在思想上罕所發明焉。終兩漢之世，思想煥發者，不過淮南子，賈誼，董仲舒，揚雄，王充，徐幹之數子而已。且其時陰陽五行之說甚盛，以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勝之理，解釋興亡禍福之事。民衆受其惑，而儒家之思想亦起不少變態。有所謂讖緯學，談讖祥，說

鬼怪。及至東漢末年，社會大亂，人心趨於悲觀。賢智之士，相率遁世。存神養性而崇信釋道。降及魏晉，遂型成所謂清談之風。

呂不韋 秦人，嘗相秦政。著呂氏春秋，實門下賓客之所合撰。今本凡二十六卷。其孟夏紀有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其言有曰：「自卑者不聽，卑師者不聽。」言自尊與尊師兩皆重要也。曰：「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言教育功用，在達天性也。曰：「人，利人莫大於教。」言教育職業之價值也。曰：「反己以教，則得教之情也；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則師徒同體。」言教育者應有之態度也。

淮南子 姓劉名安。漢高祖之孫，封淮南王，故稱淮南子。今存淮南王書二十一篇，由多人輯集而成。淮南子祖述道家，以人性虛靜，從欲乃敝。人間訓曰：「清靜恬愉，人性也。」人性無邪，足爲百行之準。故齊俗訓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若耽於物欲，則不能見性。修養之法，當使耳目口鼻之慾，同叶於性，以爲養性之助，而勿爲損性之資。外物可資養性，是其節慾論之特點。儒者用禮樂涵養身心，亦此理也。

賈誼，雒陽人。文帝二年（西元前一七八）召爲博士，甚親信之。時二十三歲。後遇讒，謫爲長沙王太傅。旋召還。上疏陳政事，頗多教育名言。其闡明孔子「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之語曰：「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誠哉其爲千古卓論也。蓋習與智離，不流於行不從心，便成爲心難制行。若化不人心，則所教與能學終成二物，不能舉成德潤身之實。人格教育之樞紐，數語盡之矣。至其方法，則主用禮以範其形，樂以感其心。而有以明有敬，有孝，有度，有仁也。又論早教諭與選左右曰：「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夫心未亂而早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皆不刊之論也。後爲梁王傅。會梁王墜馬死，誼自傷爲傅無狀，常哭泣。歲餘而死。年僅三十三。可哀而彌可敬也。

董仲舒，漢廣川人。治春秋公羊傳，甚有名。景帝時，爲博士，持身謹嚴，非禮勿動。武帝時，以賢良方正應舉，上天人三策，歷相江都王，膠西王。畏讒告退，著書以終。所著書有春秋繁露。仲舒調和於性善性惡之間，謂「善由性出，性未必盡善。」性有爲善爲惡之可能，而善導其可能，則爲教化之力焉。曰：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

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明命也，下務於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明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化民成性』四字，非思深識遠之士，其孰能視爲政治目標之一哉？惟好談陰陽五行，信符命，於天道人事，多所附會，不能擺脫時代思潮之影響，則爲可惜耳！仲舒於倫理上，建立仁義禮智信之五常說，儒家之德目系統，益以確定。又倡純正道義論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二語者，宋儒甚稱誦之。今人多譏其偏重動機，不顧結果，其實非也。蓋惟誼正，然後可不謀其利，道明，然後可不計其功，烏有誼正道明，而其事竟無益於世乎？總之，仲舒實漢代思想界之柱石，不特儒家之功臣也。其學誠有小疵，而其導武帝以表彰儒術，俾偏頗之說斂熄，政治措施得其依據，人民趨向得其定準，則誠功在千秋永不可忘者也。

劉向，字子政，漢之宗室。宣帝招選名儒俊材，向與焉。好言災異符瑞，每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其論性曰：「人性不在善惡，感於物而後動。」意謂性無善惡，因外界刺激而有善惡。且謂刺激之最有力者爲音樂，人若常聽善的音樂，則心自善，反之則惡。其言卽今之所謂刺激法則也。殊不知有善刺激，曰可善；無善刺激，亦未嘗不可善；患在

人不爲耳。孟子豈不云乎？「若夫豪傑之士，則無文王猶興，向亦重外物而輕內心者也。」卒年七十二。時成帝元延四年也。（西元前九年）卒後子歆繼起領校秘書，總爲七略，實開目錄學之先河。

揚雄 字子雲，成都人。宣帝甘露元年（西元前五三）生。博覽深思，不爲章句學，口訥，常默然不語。哀帝時，官至黃門郎。王莽時，召爲大夫。以天鳳五年（西元十八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書有太玄法言等。太玄倣易，法言倣論語。排諸子，明儒道。韓愈謂其學大醇而小疵。

雄謂人性具善惡二分子，具同等強度，視用力所在而成爲善人或惡人。其言曰：「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氣也者，適於善惡之馬也。」其所謂氣，卽爲善爲惡之牽引力也。其說蓋重視性之可移，而於性之本質則折衷於荀孟之間也。

性既可移，故善惡成就，繫於修爲。雄曰：「學也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言學之功用，在修性也，爲學之效，甚爲確實。雄曰：「或曰：學無益也，

如質何？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鑿諸，有鋸者，錯諸，不鑿不錯，焉攸用？鑿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又曰：「或曰：人可鑄乎？」曰：孔子鑄顏淵矣。」是雄幾持教育萬能論，而彼謂「爲質何」者，則持教育無效說者也。

雄尊經宗孔，重實質而輕文辭。每教人習五經，勿游詞賦。嘗曰：「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又曰：「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雄認師可鑄人，故謂教師之責任甚大。曰：「師哉！師哉！童子之命也！」意謂童子洞然未有所知，惟師制其命也。教師讀此，能不悚然以懼乎！

曹大家 東漢扶風人。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名昭。嫁曹世叔。世叔早卒。學行兼優。和帝召入宮中，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尊稱曰大家。猶言先生也。作女誡七篇，有「女大學」之稱。其第四篇婦行曰：「婦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

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吾國數千年間，女子教育之標的，舉不外於是也。年七十餘而卒。

馬融 東漢茂陵人，字季長。章帝建初三年（西元七八）生。卒年八十九，時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也。博洽多聞，於學無所不通。教養生徒，常以千數。盧植鄭玄皆其高足也。生性曠達，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生徒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曾註孝經、論語、詩、書、易、禮等，並做孝經著忠經，以明事君之道。謂忠之條目隨境遇而異。宰臣有宰臣之忠，百官有百官之忠。至於忠之精神，在一其心以爲其君，則絕無二致。今人每惡言忠，實則事上不忠，則綱維不立，法令不行，百務不舉。欲國家之治平，不可得矣。其弟子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能敷衍儒書，光大師學。爲漢儒中之巨子。業成歸里時，融顧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王充 字仲任，東漢會稽上虞人。嘗學於太學，師事班彪。家貧無力購書，每立書肆

中，一見即暗記成誦。好議論，喜作驚人之談。痛俗儒之失真，乃閉戶而潛思。著論衡八十
三篇。能打破時代樊籬而獨抒己見，是其氣魄卓絕處。矜奇好異，刻意研求，是其氣象褊
小處。充以爲宇宙不具意志，萬物自然而生，智愚賢不肖，由所受氣稟有厚薄全偏而分。
惡，欲其善；善，懼其惡，則教化之力尙矣。其言曰：「氣稟有厚薄，故性有善惡也。」又曰：「善
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爲性行。」充
於當時流行之迷信，一一猛力攻撲。有書虛篇以辨書傳有妄。有變虛篇以辨天變應人
之妄。有異虛篇以辨異常事例之妄。有感虛篇以辨天人感通之妄。有禍福虛篇以辨因
果報應之妄。有道虛篇以辨仙人昇天之妄。其思想敏銳，頗具實證精神。雖破壞多於建
設，究不失爲一卓絕之思想家。惟喜事攻訐，故有時不免失之幼稚。如問孔篇，類皆不曾
深思之辭。卒於永元中。時年七十歲。

荀悅 字仲豫，東漢潁川人。生於桓帝建和二年（西元一四八）卒年六十二。性
沈靜，喜著述。世稱小荀子。所著書有申鑒等。其論性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
事存焉耳。」人事之力，祇行於中品之性，故可謂爲教育能力有限說。又將三品之性，各

分爲三，共成九品。九品成一直線，居中者最可移化，漸近兩端，則人事之力漸減。

徐幹 字偉長，東漢北海劇人。靈帝建寧四年（西元一七一）生。薄榮譽，輕官祿。著中論，申孔孟之旨。重知識而抑德行，異乎其他之儒者。曰：「或問曰：士或明哲窮理，或志行純篤，二者不可兼，聖行將何取？對曰：其明哲乎！夫明哲之爲用也，乃能殷民阜物，使萬物無不盡其極者也。聖人之不可及，非徒空行也，智也。」蓋有智而後行之效用可大，其重智又非求知而不實行之謂也。幹又倡法象論，言威儀容貌之必要曰：「夫法象立，所以爲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觀此，則其非徒重求知而不事制行，更彰彰明矣。卒年四十八。時獻帝建安二十三年也。

結論 有漢一代，前後共四百餘年。前漢立國，一以寬簡爲尙。高祖入關，約法三章。後世君相，亦能不擾其民。光武中興，尤能崇獎儒術，革除弊政，故人民得以休養生息，學士得以整理殘籍，搜遺書，明訓誥，俾古代文明，得以存而不墜，其功績實不可沒。當時思想界，固無煥發氣象；而去古未遠，大義微言，尙未盡泯。專經之士，篤守師說，於講習章句之外，立身制行，不敢踰越軌範者，所在有之。故終漢之世，氣節之士，忠耿之臣，項背相望。

惟戰國時代，兵連禍結，民不聊生。秦併六國，政刑嚴酷，人皆重足而立。及漢之世，人民雖得舒其喘息，而經師章句之學，終無以慰其精神之枯悶。故陰陽五行之說，天人感應之論，成爲漢代思想界之特色。東漢黨禍既作，剛勁之士，摧拆以盡。遁世自全之意，遂充塞於士君子之林。道家之養性論，佛教之出世觀，隱然支配人心。降及六朝，乃蘊成所謂清談之風。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之教育概況

自魏迄隋，中歷三百六十餘年（西元二二〇—五八八）。外有夷狄之侵凌，內多篡奪之變禍。喪亂之頻仍，生民之憔悴，實空前所未有。魏代漢而國祚短促。晉興，廣封同姓，而八王亂作。胡人乘之，侵中國，陷洛陽，播遷而南。名曰東晉。後滅於宋，宋滅於齊，齊滅於梁，梁滅於陳。氏種苻堅併北方諸部，建國曰秦，淝水之役，大敗於晉，鮮卑拓跋氏乘而滅之，改國號曰後魏。未幾分裂爲東魏西魏。東魏爲北齊所篡，西魏爲北周所篡。北周復併北齊。北方始又統一，史家總名之曰南北朝。及隋併南北朝而一之，宇內乃復合。國家興亡之頻繁，教育文化之凋弊，實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當時留意教化之君，則有如魏文帝。黃初五年（西元二二四）帝詔立太學，置博士，設五經課試之法。下迄西晉，武帝亦好文學，建太學，養太學生三千人。又置國子學，後世國子監之所由昉也。各州郡亦皆設學。文風稍振。南朝宋文帝深有志於文化。元嘉十四年（西元四三八）立四學，卽儒學、玄學、史學、文學也。其後太學興廢無常。梁武帝天監四年（西元五〇五）更置五經博士，立州郡學。九年（西元五一〇）復親視學。中大同年（西元五四六）親講佛書於同泰寺。南朝文風，以梁代爲優。北朝魏道武帝既定中原，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獻文帝詔郡縣設鄉學。孝文帝如魯城親祀孔子，封其後爲崇聖侯。又置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右文之意，於斯爲勝。故北朝詞賦足媲美南朝，而經學之甚，且或過之也。

第六章 魏晉南北朝之教育思想

漢末而降，老莊思想，漸次普及。治老莊之學者日多。老子書有孫登、劉仲融、王弼註之。莊子書有向秀、郭象註之。人謂郭象、莊子註，較莊子原書，高出一等。儒者如王肅、何晏，亦酷愛老莊，至採擷其說，以註釋經籍，更有所謂竹林七賢者，以蔑視世事爲高。以高談

放論爲樂，毀棄禮法，好爲畸行。阮籍母死報至，圍碁不輟。劉伶携酒乘鹿車，使人荷鋤以從，言死則埋我。當時士大夫，均以爲賢。實則有如隋書經籍志所謂「迂誕譎怪」也。

東晉以後，經學分南北兩派。北派周易，尙書論語，用鄭玄註。左傳用服虔註。南派周易，用王弼註。尙書用孔安國註。左傳用杜預註。惟詩則南北皆用毛傳。禮則皆用鄭玄註。北學樸質，南學玄妙。通南北學實罕所發明。時代風氣，趨重詩賦。昭明文選一書，足見其文學之茂盛。漢魏之際，孫炎作爾雅音義，始創翻切，其法以兩字約成一音，上一字爲聲（卽子音），下一字爲韻（卽母音）。不但有益於文藻叶韻，且亦甚便於識字讀音。今之注音字母，實源本此法。後漢明帝時，佛教流入。三國之際，勢力漸盛，孫權信佛，立建初寺。晉元帝明帝成帝尤崇獎之。名僧輩出，宗派蔚起。南朝宋文帝寵愛沙門惠林，使參與朝政。世人稱爲黑衣宰相。北朝後魏太武帝尊信道教，佛教衰退。及文成帝立，佛教受其獎勵，氣運始振。由是佛教深入人心，無間南北。

其時儒教承訓詁學風之餘緒，思想上無甚開拓。僅得保存命脈，維持其固有地位。佛教抱新生之氣，翻譯經典，弘揚教義，銳不可當。道教以清淨爲旨，適合於厭世思想，士

大夫頗崇信之。顧與神僊之說相結合。遂雜有迷信成份。儒釋道三教，並駕齊驅，爭競不已。深思之士，求所以調和之，自爲情勢之所必至。故儒釋道三教調和論，成爲時代思想之一大趨勢。惜其成功不甚多也。

傅玄 字休奕，號鶉觚子，北地泥陽人。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西元二一七）生，晉武帝咸寧四年（西元二七八）卒。年六十二歲。其時朝野滔滔，耽於清談。荒廢政事，敗壞風化。玄獨盡力名教，宣揚純粹的孔孟教義。識見卓絕，氣象雄偉，不失爲中流砥柱。玄最重信。嘗謂「禍莫大於無信。無信則不知所親。不知所親，則左右無不疑已。況天下乎！」喪亂之世，習尙欺詐。欲民之安，此最低限度之道德要求，卽所謂信者，誠不可以已也。

陶淵明 名潛，淵明其字，又字元亮。潯陽柴桑人。東晉哀帝興寧三年生。爲大司馬陶侃曾孫。劉宋文帝元嘉四年卒。年六十三歲。（西元三六五—四二七）遺書有陶淵明集八卷。

淵明思想以儒家爲根本，而亦受有佛教道教之影響。著五柳先生傳以示其人生

觀著桃花源記以述其理想社會。後代思想受其影響不少。氏遭時不淑。見世事之不可爲。決然去官歸田。以印證其恬澹無慾之胸襟。躬耕而食。自給其求。不以生活之資而有損於人。比之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猶爲之。氏之氣象。自嫌卑隘。然天地昏塞。道接乖喪。勉強求進。既不足有益於世。反將以污濁其身。悄然引退。則清正之氣。猶有存者。後之人猶可以知所感奮焉。故形似消極。而意實精進。淺識之輩。輟以消極譏之。實妄論也。

顏之推字介。生於梁大同五年（西元五三九）。臨沂人。顏回後裔。卒於隋末。著書有顏氏家訓二十卷。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時俗之謬。以訓示子孫。並兼論音訓。考正典故。爲初學津逮焉。

當時社會紊亂。夷夏交爭。顏氏乃重視親族關係。謂夫婦。父子。兄弟爲一家三親。其餘親類。概以此爲其基本。唯一重要之團體。卽基於三親以成結構之親族。宜有以強固之。當時國紀蕩然。社會瓦解。人類共存之道。須於親族上求之。實亦勢逼處此也。其論道德。最重長上之率先。謂父慈則子孝。兄友則弟恭。夫義則妻順。實一卓見也。

氏謂讀書乃所以利行。嘗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又曰：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知識之用本在指導行爲，無利於行，有知識正與無知識等耳。當時浮薄人士，每以擅長胡語驕人。氏痛譏其忘本媚外，而引爲子弟之大戒。華族未同化胡人者，賴有此自尊精神也。

儒道調和論 調和儒道者，可以抱樸子爲代表。姓葛，名洪，字稚川，抱樸子其號也。東晉丹陽句容人。不求名利，喜神仙術。宗主道家，而亦持儒道相資爲用之說。以道爲內，儒爲外。謂修身取道，治世取儒云。

三教一致說 謂儒佛一致者有孫綽。綽字興公，晉人也。其言曰：「周孔，卽佛也；佛，卽周孔也；蓋外內其名耳。」倡儒佛道三教一致論者，有張融，周顒。融字思光，宋齊時人。生涯淡泊，以天地逸民自居。臨終遺言左手持孝經老子，右手取小品法華經。顒字彥倫，與融同時。三教一致之主張，二人同之。

第七章 隋唐之教育概況

隋文帝統一南北，與民休息，天下有望治之意。煬帝嗣，窮奢極欲，國祚遽滅於唐。享國短淺，教育設施，鮮足述者。惟煬帝大業二年建進士科，是則進士科名之所昉耳。唐自

高祖卽位長安（西元六一八年），至昭宗而亡，凡十九世，二九〇年。其間明君賢相，勵精圖治，文教武功，風靡四夷。日本亦不憚波濤艱險，遣使送子弟來學，盛行輸入大唐文化。誠盛事也。

國學

唐制，學有六，皆隸於國子監。（一）國子學，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孫及從二品以上之曾孫等爲之。（二）太學，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等爲之。（三）四門學，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勳官四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四）律學，學生五十人。（五）書學，學生三十人。（六）算學，學生三十人。皆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事者爲之。國子監生，由尙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由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又有館二。門下省有宏文館，學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學生二十人，以皇親及宰相功臣等子爲之。

設博士助教，分經教授諸生。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尙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或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

經者，六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穀傳，各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左氏傳、禮記，各三歲。學士日書紙一幅，間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爾雅。凡書學，右經三體，限三歲；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張邱建、侯夏、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每旬給假一日。假前，博士考試，是爲旬試。閱讀千言，試一帖，帖三言。所講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三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終，通一歲之業，口問大義十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每歲五月有田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師教及違程滿三十日，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皆罷歸。貞觀五年（西元六三一）以後，增設學舍一千二百間，所置博士凡三百六十員。高麗、百濟、新羅、吐蕃、日本，皆遣子弟入學。國學之內，八千餘人，其盛爲近古所罕有。

州縣學

各州縣皆有學。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各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尚

書省試之。各鄉各里，各置學一所。

科學

唐代取士，除六學二館畢業生外，尙有貢舉，制舉一法。貢士之法，循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德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明經，進士，明法，書，算之別。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學生，舉其成者，長吏行鄉飲酒餞之，以送於尙書省。其不在館學因考試及格而舉者，謂之鄉貢。武后長安二年（西元七〇二）教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禮送於兵部。明皇崇宏道化，注老子書成，詔每歲貢士，加試老子。更於京師，置崇元館。諸州置道學生徒有差，謂之道舉。是爲貢舉之法。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美官，其次與出身。漢晉制科，天子親策親評。唐代則全付有司矣。

修校經籍

魏晉時天下久經喪亂，書簡殘破。太宗卽位，立弘文館，選置學士，招名儒爲學官。命顏師古校正五經脫誤。開元時，詔借抄民間書籍。四部書成，藏於乾元殿。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修飭書策。安祿山之亂，散亡殆盡。肅宗代宗，又頻購募。文宗卽位，復搜訪遺文。故開成初，四部書，至有五萬六千四百七十六卷。黃巢之亂，始盡付一炬。

第八章 隋唐之教育思想

隋唐三百年間，思想家甚少。僅文中子、韓愈、李翱三人而已。其時承六朝之後，文士競尚綺麗之辭，羣趨超脫之途，精深之思，樸質之學，罕措意者。韓文公出，力矯其風，標榜「文以載道」之說。而後天下始知從事實學焉。惟其時佛教日益昌明，或著譯經論，或創立宗派。玄奘、窺基、金剛智、杜順、賢首、神秀等名僧輩出，信者日衆。因果報應之說，足使民衆趨善避惡；廣大圓妙之理，足資學者沉思默會，致使隋代民間藏書，佛多於儒；唐代文人，手寫佛經，習爲風尚。蓋佛教之於我國，以六朝爲吸收時代，以隋唐爲咀嚼時代，至宋朝消化融合而型成燦爛之性理學也。與佛教相隨而發展者，則建築雕刻之術，亦蔚爲大觀。

唐代訓詁學者有陸德明，孔穎達，顏師古，文章家有王勃，楊炯，盧照隣，駱賓王，元結，韓愈，柳宗元等，詩人以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維，孟浩然爲最。書家以顏真卿，虞世南，褚遂良爲魁。是皆後世之所宗奉，貽留極大影響於教育界者也。經義註釋，南北朝以來，紛爭不息。太宗患之，使孔穎達定易，詩，書，禮記，左傳等五經正義。高宗時，頒之學官，以爲明經

取士之據。經義解釋，至此又增一層凝定，視漢代之白虎通，具同一功用，而尤爲重要。

唐室與老子同姓，故特崇老子。欲遠求其譜系於老子，以保持王室尊嚴也。太宗位老子於釋氏上。高宗尊老子爲太上玄元皇帝。玄宗詔京師州郡皆設玄元廟。武宗更禁絕佛教，以期道教之普及。道士人數倍增，信仰者亦甚衆。但於學術之影響，則不甚多耳。

王通，隋龍門人，字仲淹。幼篤學。西游長安，奏太平十二策，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受業者千數。唐之功臣，魏徵、杜如晦、房玄齡，皆出其門。卒年三十五歲。（西元五八三—六一七）

門人謚曰文中子。遺書有中說十篇，乃門人所輯。體例全倣論語。

執中者，歷聖相傳之根本思想也。堯命舜曰：「允執厥中。」舜之命禹，亦復如是。大禹謨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其後臯陶九德，卽所謂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者，亦皆執中之教也。中經周孔而至子思，復有中庸之作。孟子繼之，謂「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秦漢而降，漸就湮沒。通出，始一振。通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援據中義以發探政論，堪稱當代一人。程伊川謂「通書之粹者，殆

非苟揚之所及。」陳龍川謂「孟子以後，獨有王通。」殆此故歟！

通謂性有上中下三品。由學問之力，皆能成爲聖人。學期爲聖，徒競文辭，非真學也。當時學者，崇尚辭藻，通獨揭破其陋，可稱卓識。

通爲粹然儒者，於釋道二教，亦不持褊急態度。其言曰：「或問佛；王通曰：聖人也。曰：其教如何？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又曰：「或問長生神僊之道；王通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此其對釋道之批評也。「程元曰：三教何如？王通曰：政惡多門久矣！廢之何如？曰：非爾所及也。」此足見其甚欲統整國民信仰，而又知非強力干涉之所能濟也。又曰：「三教於是乎可一也！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曰：使民不倦。」意謂三教皆有使人爲善不倦之用也。

韓愈 字退之，唐鄧州南陽人。世居昌黎，因以爲號。代宗大歷三年生，（西元七六八。）幼孤，養於嫂氏，長通六經百家之學，及進士第。操行嚴正，官至吏部侍郎。排斥佛老，以儒道相任。曾因諫迎佛骨，撻憲宗怒，幾罹大辟。文章雄健，稱司馬遷以後一人。卒年五十七。（西元八二四。）諡文。遺書有韓昌黎集四十卷。

愈主性三品說。原性篇曰：「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蓋源本孔子唯上智下愚不移之說，而主張教育効力有限論也。

師說篇曰：「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此其論師之功用及其必要也。意以理智之啟發爲儒師之大任。必理智大啟，惑始冰釋，而業始得授，道始得傳也。時人恥於問學，故又曰：「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苟能知此，則師生相問之態度，可得其正矣。

作原道，張翼儒教，排斥佛老。於轉變當世風習，實具千鈞之力，不畏譴責，毅然諫迎佛骨。其行事足以表裏其言論。誠不愧爲起衰振廢之大儒也。

李翱 字習之，退之弟子。能文章，精佛學。性鯁直，敢議論。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遺著有李文公集十八卷。復性書三篇，最爲著名。翱主性善情惡之說。其說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皆情之所爲也。情既

昏，性斯匿，非性之過也。」然翱又曰：「情有善有不善，性無不善。」蓋亦非持絕對的情惡說者也。其論修養則謂不惑於情，止於本性者，爲聖人；惑於情以蔽其性者，爲常人；去其惑性之情，以復於本性之善，則常人亦能成聖。故揭藥「復性」二字以教人。其說至宋王荆公性情一致之說出，始大受打擊。

中國教育史要

第三編 近世

第九章 宋代之教育概況

唐亡，五代繼起。黃巢賊將朱全忠滅唐自立，國號後梁。繼後梁者，爲後唐，後晉，後漢，後周。羣雄競爭，干戈擾攘。五十年間，無所謂教育，無所謂思想也。宋太祖興，重用儒臣。明君迭起，文教大盛。自太祖卽位至衛王昺元之亡，凡十八世，三百二十年（當西元十一十二、十三世紀）。學術之盛，彪炳千古。在文化史上，放特異光輝。其獎勵提倡之術，必有可觀者焉。

國子監 凡學皆隸國子監。（一）國子生以京朝七品以上子孫爲之。初無定員，後以二百人爲額。（二）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或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及三舍法行，太學始定，置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二百人。始入學，驗所隸州公據，試補外舍，齋長諭，每月書其行藝於籍。行謂率教不戾規矩。藝謂治經程文。季終考於學諭，次學錄，次正，次博士，後攷於長二，歲終會其高下，書於籍，以待覆試，參驗而序進之。凡私試（學官自考）孟月經義，仲月論，季月策。凡公試（差官主考）初場經義，次場論策。外舍

優者進內舍。內舍行藝與所試之業，俱優，爲上舍。上等取旨授官；一優一平爲中等，以俟殿試；俱平，或一優一否爲下等，以俟省試。元祐間，置（一）廣文館，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遊士，赴試京師者。（四）律學生無定員。其他如（五）算學，（六）書學，（七）畫學，（八）醫學，廢置無常。徽宗崇寧間，建辟雍於郊，以處貢生。於是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太學，凡三級，而學校之制益備。

郡縣學

郡縣學校，初僅書院。太宗時，賜白鹿洞書院九經。真宗時，賜應天府書院嶽麓書院額。仁宗卽位，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命藩輔皆得立學。由是州郡學校漸興。神宗尤垂意興學。詔京師及郡縣皆立學，且用三舍法，一如太學例。哲宗時更定，凡縣學生隸學三月，不犯重罰者，次年准試補州學外舍，是名歲升。州學上舍生升舍，卽以其秋貢入辟雍。長吏集闔郡官及提學官，設晏禮，遣限歲終悉集闕下。如有孝弟睦姻任恤忠和，或行能優異爲鄉里所稱者，縣上之州，免試入學；州守貳與教授，詢審無異，卽保任入貢。

小學

神宗時，置在京小學。徽宗政和四年，小學生近千人，分十齋處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數多少，分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

試經義，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崇寧五年，參酌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隸教授，縣隸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

科舉

宋承唐制，貢舉甚廣。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尙書省。開寶三年，別命儒臣覆試之，合格乃賜第。自是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神宗時，罷明經諸科，用經義詩賦取進士。熙寧四年，又罷詩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而至元祐元年，詞賦復與經義並行。此外，又有孝廉，武舉，醫學科，童子科等，興廢無常。淳熙元年，女童林幼玉求挑，試試所誦經書四十三條，並通。詔封孺人。是爲女童應試之第一人。

學術大勢

漢唐訓詁學者，墨守師說。祇知服虔鄭玄之所見，而不顧孔孟之本義。殫神於煩瑣之注疏，而忽視立教之精意。唐代文人，辭藻是尙。雕蟲小技，無關於身心性命。風花雪月，無補於國計民生。儒家思想，枯靡已甚。適佛學流入中國，有唐一代，咀嚼鑽研，銷受融化，頗多創獲。佛學哲理深造，思想精密。儒家學者，受其感染，於先聖之教義，自不得不進一步而探究其立論基礎，探討其學說體系。更因帝王之獎勵，奇書迭出。慶

歷中布衣畢昇發明活字版，印刷既易，購書自易。傳播鼓盪，終型成所謂性理學派。而宋學一名，遂彪炳史冊。至今不墜其光輝。宋代學者對於漢唐學風，能猛加批評，但其批評不為破壞的而為建設的。對於外來思想，能儘量吸收；但其吸收，不為抄襲的，而為消化的，此其所以大可欽敬也。

第十章 宋代之教育思想

第一節 宋學之先驅

宋學以周濂溪為始祖，然考其淵源，則猶有可得而追溯者。述其先驅如下：

陳搏 字圖南，又號希夷，亳州真源人。生於唐末，卒於宋太宗端拱二年。（西元九八九）通經史百家言。持儒道佛調和論。倡萬物一體之說。謂物雖萬別，理實一貫。榮枯盛衰皆係一理。是即宋儒理氣論之先驅也。而太極圖由搏傳述於世，宋儒受其影響尤大。其論修養法，則本孔子之正心誠意而主修身；本道家之煉身養氣而主養生；本佛家之明心見性而主悟心。不失其三教調和論之本色也。

胡瑗 字翼之，海陵人。太宗淳化四年生。仁宗嘉祐四年卒。（西元九九三—一〇〇〇）

五九)年六十七歲。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荐於朝。不久辭歸。教授湖州。弟子數百人。置經義治事兩齋。諸生各就其志。以類聚居。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後在太學。門徒亦衆。以太常博士致仕歸。世稱安定先生。

孫復 字明復。居泰山。因以爲號。平陽人。淳化三年生。嘉祐二年卒。以春秋教授生徒。著有尊王發微。石徂徠卽出其門下。嘗爲國子直講。

石介 字守道。號徂徠。奉符人也。眞宗景德二年生。仁宗慶歷五年歿。(西元一〇五十一—一〇四五)年四十一歲。以易教授生徒。入爲國子直講。從學者衆。太學益盛。樂善疾惡。氣象剛正。著怪說與中國論。以指摘訓詁學與佛老二氏。

湖孫石三先生躬行實踐。提倡正學。雖無系統的學說。乏獨獲之創見。然其矯詞章訓詁之風。一變而爲精思力行之學。其功實有足多者。

第二節 周濂溪

周濂溪。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眞宗天禧元年生。(西元一〇一七)少幼孤。養於舅氏家。年三十。官南安軍司理參軍。南安守洛人程珦知其爲非常人。使二子明道。

伊川師事之。爲人胸懷灑落，黃庭堅謂其人品如光風霽月。晚年閒居樂道，不除窻前之草，曰：「與自家生意一般。」卒年五十五（西元一〇七三）。謚元公。世稱濂溪先生，以其所居名濂溪也。所著有太極圖，太極圖說，通書等。

中和 通書曰：「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此言教育之標的在中和。教育之功用，在易惡以至中。曰：「自易，」曰：「自至，」亦自動教育之意也。

修養法 其論修養之方法曰：「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言人須有恥且宜聞過也。又曰：「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爲聖人。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此教學者致思以通微知幾也。又曰：「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

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幾乎？蓋不虛則蔽於情而見不明，不直則私於己而行不公，故謂無欲爲學聖要功也。又曰：「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耳。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周子教人，常使其尋孔顏樂處何在？欲人見其大耳。

教法 曰：「童蒙求我，我果正行，如筮焉。筮，叩神也。更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爲時中乎！」此言教人當先正己之行，而莊敬以持之，俟其清明之機，然後告之也。故深贊乎聖人之「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而大哀乎「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

第三節 邵康節

邵康節，名雍，字堯夫，河南人。真宗大中祥符四年生，卒年六十七歲（西元一〇一一—一〇七七）。元祐中，賜謚康節。蒙學於北海李之才，受河圖先天象數之學。妙契神悟自得者多。著有先天圖，皇極經世書物觀篇等。

康節之學，做易及太玄，以數爲基本，循時間之閱歷，而論其循環之法則。其主張爲因物而不任我。曰：「任我者情，情則蔽；因物者性，性則神。」康節之人生觀，教育說，皆由此項主張演繹而成。謂若以我見而觀萬物，則生物我之差別。若離去我見而以物觀物，則物我一體，本無差別。能如是，則天人合一，物我兩冥矣。此其人生觀之大要也。其論學曰：「學不際天人，不可以謂之學。」又曰：「學不至於樂，不可以謂之學。」若爲學以人事自劃，而不窺及宇宙之究竟，則必胸懷卑陋，不能摒情因物，而期於物我兩忘，將致心爲物役，求名求利，有急切之情，而無從容之意矣。故曰：「人必重內，內重則外輕矣。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所不至。」其物我兩冥之說，頗類今之美學所述之審美情況，必於明月之下，柳堤之上，清風徐來，萬念皆空之際，方足以知之。知此，則子路，冉求，公西華，高大其志，而孔子獨許曾點之意，亦可見矣。

第四節 張橫渠

張橫渠，名載，字子厚，世居大梁。父卒於宦，家於鳳翔郿縣之橫渠鎮，因稱爲橫渠先生。少喜談兵，十八歲上書范文正公，公授以中庸，乃折節讀書。窮研釋老之學，無所得。反

求諸六經。及見二程於京師，始篤志道學。神宗時，爲崇文校書。未幾屏居南山下，教授生徒。其學以易爲宗，以中庸爲體，以禮爲教。熙寧十年卒。年五十八歲。（一〇二〇—一〇七七。）諡明公。所著有正蒙、東銘、西銘、語錄等。

橫渠以理一分殊爲其中心思想。謂宇宙之本體爲太虛。太虛卽無形之氣。方其凝聚，謂之陰；及其發散，謂之陽。陰陽動靜，萬象以生。萬象同源而各不相肖，故理一而分殊。應用於倫理方面，則表現而爲民胞物與之教。西銘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師，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大君者，我之宗子；大臣者，宗子之家相。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之病癘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其胸襟之開闊，來自「理一」之見也。

應用於修養上，則基於理一之念而謂有天地之性；基於分殊之念而謂有氣質之性。其言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能反之，則天地之性存；故氣質之性，君子不性也。」既當返於天地之性，故主張變化氣質之說。其說曰：「爲學之大益，在能自變化氣質。不爾，

則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教者當先變化氣質，但知尊重個性，此所以乖張怪僻之行充滿國中而無敢非議也。

橫渠教人，最重循禮。必循禮然後氣質可得而變化也。東銘之作，特爲針砭戲言戲動而起。其言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肢；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從己，誣人也。」夫敬慎威儀，本修德之要。彼以脫略爲高者，適以蕩其心意而已。

第五節 程明道

程明道，名灝，字伯淳，河南人。年十五，偕其弟伊川，就學於周濂溪。由是慨然棄科舉之業，有求道之志。進士及第後，歷任諸官，所至有政聲。神宗聞其名，召見之，推舉人材數十，皆以行能稱。張橫渠卽其一也。其爲人充實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游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遺著有定性書語錄。以仁宗明道元年生，神宗元豐八年卒。（西元一〇三二—一〇八五）文彥博因衆議以表其墓曰：明道先生。

明道先生之思想，以生生觀念爲其綱領。曰：「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

是直以生生爲天道也。又曰：「天只是以生爲道，繼以生理者只是善。」是其生生思想之應用於善惡論也。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萬物自成其性，須得。」此言萬物自成其生，以完其性，非外力所得而代成也。明道論性，持性氣一元論。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受氣，有偏有正。正爲善，而偏爲惡。全善無惡者爲聖人。有過不及者爲凡人。努力修養，去其過不及，然後乃歸於正。因氣之有過不及也，物欲乃能蔽其本性。本性，道心也；物欲，人心也。修養之法，在去其人心以存其道心。故立主敬之教曰：「主一無適，敬以直內，便有浩然之氣。」心意純一於善，用志不紛，其神乃凝，外物之誘不待除而自除也。

明道先生之人生觀，亦基於其生生觀念而出，以爲宇宙萬物，皆由生生之氣發現而成，物之與人，無稍差異，故物我一體，爲其倫理說之最高標的。故曰：「仁者，渾然與物同體。」曰：「醫家以手足之痿痺爲不仁，此言最善明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無非己也。手足不仁時，身體之氣不貫。」由是故教人存誠，曰：「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誠，乃爲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二物相對，以己合彼，終未有之，又安得樂？」又曰：「

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總之，生也，性也，誠也，仁也，自明道觀之，皆一物也。自其流行宇宙言之謂之生，自其賦於人類言之謂之性，自其存於自心言之謂之誠，自其貫通物我言之謂之仁。修養之事，祇須保持其本然之實體而任其自然發展耳。陸王學派，以致良知爲修養主眼，實繼承明道思想而發揮之者也。

第六節 程伊川

程伊川，名頤，明道之弟，少明道一歲。與明道同學於周濂溪。嘗游太學，作顏子好學論，教授胡安定異之，任爲學官。嘉祐二年，與橫渠同舉進士。居官嚴正，時人憚之。以與蘇東坡不合，致起洛蜀黨爭。遣貶謫，無憂愁意。年七十五歲卒（西元一〇三三—一一七〇）。以封伊川伯，世稱伊川先生。所著有易傳、春秋傳語錄等。

伊川謂宇宙萬物皆成自理，氣之二元成萬物之形者爲氣，賦於形中之道爲理。理爲形而上，氣爲形而下。理爲萬物之所同然，氣爲萬物之所分具。氣與理相依而不相離，有理卽有氣，有氣卽有理。人之始生，受氣稟理；由理生性，由氣生才，性爲善，萬人一致。才則人各不同，受清氣而生者善，受濁氣而生者不善。故曰：「性卽理，所謂理性是也。天下

之理，原無不善。」又曰：「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以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此卽其理氣二元論，以理爲善而歸惡於氣之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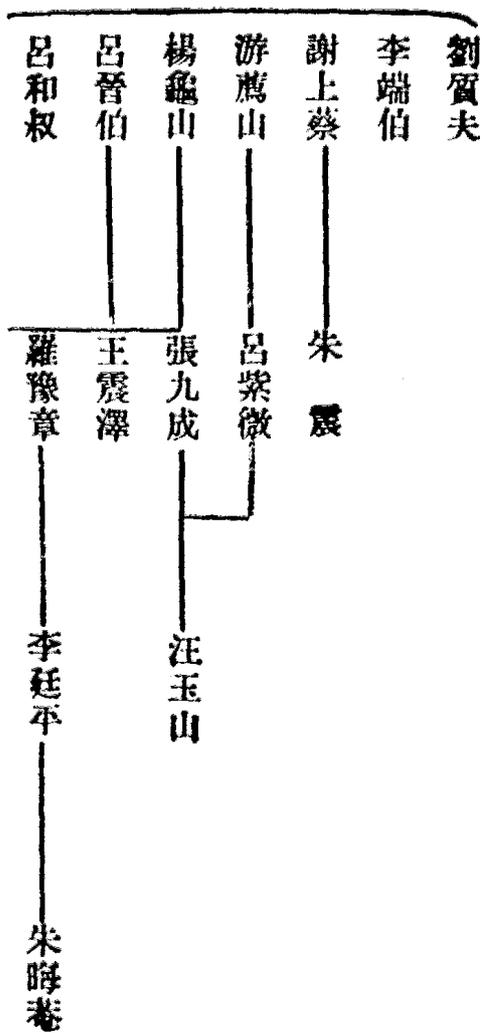
伊川更本其理氣二元論而論修養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非。從理而行，是義也。若只守一個主敬，而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一個孝字而已；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當如何奉侍，當如何溫情，然後能盡孝道。」此就理之一面而言集義之要也。更就氣之一面而言養氣曰：「孟子所以養氣者，養之至則清明純全，昏塞之患去。」其理氣兼養之義，可以見矣。欲集義必須明理。故伊川條舉窮理三法：一曰讀書以講明義理；二曰論古今之物以辨其是非；三曰應事務而處其當。蓋「卽物以窮理」與「明理以制行」其間實有必然的關係也。欲養氣，必須居敬。能敬然後心可專一，否則怠慢矣。或問之曰：「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可不慢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學者須恭敬，但不可拘迫，拘迫則難久也。」此制外以養其中之說也。

二程氣質不同，思想亦小異。明道溫厚能容人。伊川嚴肅有剛氣。明道能爲王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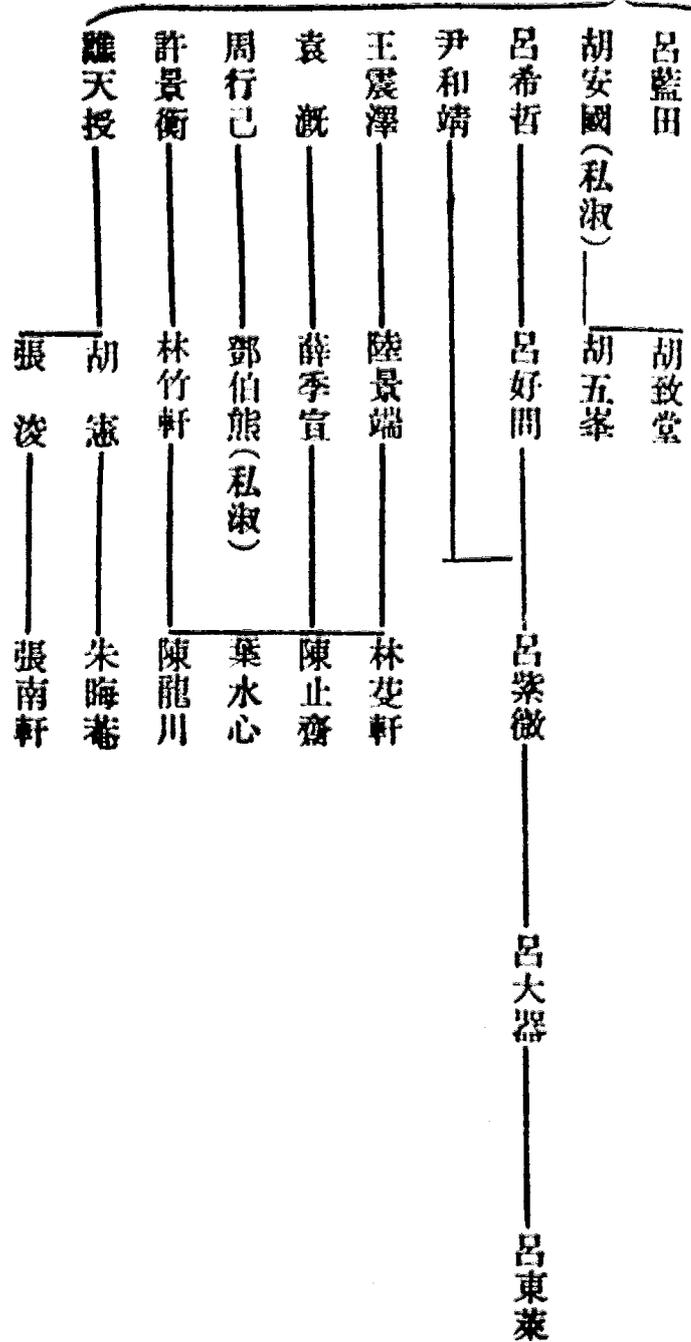
所敬重，伊川與蘇東坡且不相能。門人對明道則親，對伊川則畏。在學問上，明道重德，為直覺的；伊川重知，為思辨的。明道之學風經陸象山而傳於王陽明。伊川之學風，則朱子為其嫡出。宋學兩大潮流，盡出於程氏之門。

第七節 朱晦菴

二程子皆誨人不倦，門下人材濟濟，伊川且壽至七十以上，故門徒滿天下，而程學風靡一世，流風餘韻，歷久不絕，試表其傳授系統如下：



二程 (明道)
(伊川)



二程之學，由呂晉伯，呂和叔，呂藍田傳入關中，由謝上蔡傳入湖北，由譙天授傳入四川。由周行己傳入浙江。由王震澤而傳入江蘇。全國各處，徧佈其徒。三四傳弟子中，有朱晦菴其人者，集中國思想之大成，立儒家哲學之體系。比之西洋之康德，不稍讓也。姓朱，名熹，字元晦，自號晦菴。其先徽州婺源人。父松，爲尤溪尉，寓溪南，生熹。時高宗建炎四

年也（西元一一三〇）。幼聰穎，二十二歲及進士第。二十四歲始見李延平，自覺從來空言無實，遂爲延平門人。歷仕高孝光寧四朝。指陳朝政，不畏權奸。反對者訾爲僞學，誣曰逆黨。泰然處之，講學如恆。年七十一歲卒。謚曰文。生平色莊言厲，舒恭端直。威儀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顛沛造次，未嘗稍懈。研究之勤，著述之富，朋從之衆，自來儒者罕有其匹。

朱子之學，遠宗孔孟，近以橫渠、伊川爲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體大思精，無所不備。其宇宙論，調和於濂溪、伊川之間。謂宇宙之本體爲太極（宗濂溪）而太極卽理，氣二元之綜合（採程說）。太極卽理，理卽太極。視爲橫互於萬物之究竟之實在，卽爲太極，視爲與氣相對之宇宙理，則爲氣。理與氣相對而存，無無理之氣，亦無無氣之理。其於人也，由理而有本然之性，由氣而有氣質之性。本然之性，具仁義禮智信諸德，至善純一。氣質之性，成自陰陽二氣。清濁不同，賢愚以別。氣質之性妨礙本然之性。欲撥雲霧而見青天，卽不得不變化氣質之性，以撥揮本然之性。故立變化氣質之說，以爲其修養論之基礎。

養化氣質，須當主敬。省察言行思慮之善惡，是爲敬之消極方面。涵養其心以純粹至善？是爲敬之積極方面。中庸之所謂尊德性，孟子之所謂存心養性，皆主敬之事也。然而主敬者，主一無適，專一其心之謂也。所專所一，必期其善，不辨善惡，主一又何所適從哉？故朱子論修養方法，首重窮理。窮理卽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曰：「格物十事，格得其九通透，卽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其重真知灼見也如此。

讀書最是有益於窮理。朱子於讀書方法，曾反覆注意。曰：「讀書之法，在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於前，不敢求於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讀書能取法乎是，不患不日進矣。

朱子教人，又非重知而不重行者。其言曰：「學之一字，實兼致知力行而言。」「所謂學者，有所效於彼，而求其成於我之謂也。」小學生徒，智力未啟，宜使其習於正道。及至大學之年，理知之啟淪，自然易於奏效，故力揚古者小學洒掃應對進退，愛親敬長，隆

師，親友之教，而以之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本焉。

第八節 陸象山

陸象山，名九淵，字子靜，自號存齋，金谿人。高宗紹興九年生（西元一一三九）。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歷官至知荆門軍。嘗結茅象山，學徒大集，案籍逾數千人。或勸著書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則六經皆我注脚也。」所著有象山全集三十二卷。紹熙三年卒（西元一一九五）。其學紹承明道，而不喜伊川。總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若被傷者。曰：「伊川之言，何其不類孔子孟子耶！」

象山之教，與朱子頗有出入。學徒互相詆譏，門戶頗嚴。淳熙二年，呂東萊大會諸友於信州鵝湖寺，以決之。象山、晦菴，互相辨難，連日不能決。晦菴謂學者當求先聖之遺言於書中，而修身之法，自洒掃應對始。象山訛爲逐末。謂學問之道不在外而在內，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古人之精神。嘗詰晦菴以堯舜曾讀何書。大抵從晦菴之教，學者易得下手處；從象山之教，學者易窺源頭。晦菴之教切實，其弊在卑陋；象山之教發揚，其弊在鹵莽。晦菴教人，先之以小學之事，（洒掃應對）繼之以大學之理，（正心誠意）本末具

備，終始條貫。較之象山，綿密多矣。然象山直指源頭，發人猛省，在理智已開之青年，其教實最有効。

象山主唯理論。謂萬物以及吾心，莫非理之表現。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曰：「宇宙卽理，理卽心，皆一而非二。」悉此意也。唯然，故謂人心祇是一理，「天理人欲之分，論極有弊。」宇宙一理，宜無不善；其不善又何自而起乎？曰：「氣有所蒙，物有所蔽，勢有所遷，習有所移；往而不返，迷而不解，於是爲愚不肖，於彝倫則斃，於天命則悖。」是象山雖認定心卽理，而亦不否認因氣質、物誘、形勢、習俗之牽制而使其發動每每失宜也。心之發動，每失其宜。修養之法，又當何如？象山曰：「義理之在人心，實天之所與而不可泯滅者也。彼其受蔽於物，而至於悖理違義，蓋亦弗思焉耳。誠能反而思之，則是非取捨，蓋有隱然而動，判然而明，決然而無疑者矣。」以思爲修養之法，與朱子所謂窮理，似無大異。但其所指，實有不同。朱子教人卽物窮理，將以使天下之理無不備於吾心。象山則以悟解自心爲窮理。以爲窮理格物，不外開拓自己之田地，并非增益何等之物於我。夫理固不能離心而獨存，但謂離物而可以洞見萬物之理，則靜坐觀心不察事實者，

使其出而涉世亦可以應付裕如矣。其弊一流而爲廢書不讀，談理空疏，處事鹵莽，蓋亦勢所必至也。惟因悟解自心，而教人「先立乎其大」則其嘉惠後學，實無涯量。其言曰：「人當先理會所以爲人，深思痛省，枉自汨沒，虛過日月。朋友講學，未說到這裏，若不知所以爲人，而與之講學，遺其大而言其細，便是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斯言也，誠千古教育者所宜默識心通者也。

第九節 其他諸家

歐陽修 字永叔，永豐人，生於真宗景德四年（西元一〇〇七）。累官至太子少師，卒年六十六歲。諡曰文忠。所著有五代史，歐陽文忠公全集。詩文政事，皆卓然大家。其性論見答李詡第二書。其言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所皆有也。爲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耶？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立於教育者之見地以觀之，文忠公之說，可謂能解紛矣。

文忠公作本論，排斥釋氏，張翼儒術，曰：「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外

物，又奚暇乎外慕哉？」又曰：「一介之士，渺然柔弱，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趨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分析其言，則熟禮義以養心性，避惡誘以絕外慕，固所守以存主意，皆教育上之根本要義也。

王安石，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人。生於真宗天禧五年（西元一〇二二），善詩文，富才氣。神宗時，參知政事，頒行新法，天下騷然。封於荆，故有荆公之稱。卒年六十六歲。所著有王介甫文集、詩經新義等。

荆公論性，主性情一致之說，反對性善情惡之論。曰：「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存於心者，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見於行者，情也。性者，情之性；情者，性之用。故曰：性情一也，性情之相須，猶如弓矢之相待爲用；若夫善惡，猶如中不中。」蓋本於中庸「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之意也。其教育論見於慈谿縣學記。有曰：「其服習必皆本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前一語謂所學所習當以仁義爲本，是爲教育要旨。後一語謂學必盡材，類似近今所謂儘量發揮個性之說也。

張南軒 名栻，字敬夫，號南軒。張浚之子。廣漢人，後遷衡陽，與朱子友善。居官嚴正。卒年四十八歲。（西元一一三三—一一八〇）其學嚴義利之別。謂無所爲而爲者爲義，有所爲而爲者爲利。出於義之行爲皆善，出於利之行爲皆不善。蓋將行爲善惡之判斷標準，完全置於動機之上也。於修爲工夫，則主居敬窮理。其言曰：「主一之功，艱難曲折甚多；須耐苦辛，長遠不捨，則淺有味焉。」又曰：「理義固須玩索，然求之過當，反有害於心。涵泳栽培，日以深厚，則玩索之處，自然有力焉。」其名句警語，多如此者。惜享壽不永，未能如朱子之大成也。

此外，有所謂永嘉學派者。以陳龍川（名亮）葉水心（名適）爲之魁。倡功利之說，尙經濟之學。反對性理之研究，謂爲空疏無當於事實。思想雖褊淺不盡合理，而針對當時儒者以矯其弊，爲功亦有不可盡泯者在。呂東萊周旋於朱陸之間，以史學見長，中原文獻，資其潤色。屹然獨成一派焉。

第十一章 元代之教育概況

元爲蒙古族。本據有黑龍江流域。嗣後逐漸向西移徙。其部長有鐵木真者，沈雄富

大略，南滅西夏，西侵俄羅斯，歐人膽震。四傳，至太祖忽必烈，一統亞洲，威懾西歐。乃南侵，取臨安，陷崖山，而宋亡。時至元十六年也。（西元一二七九）自世祖定國號曰元，奠都燕京，凡十世而亡於明。其間九十八年，（西元一二七一—一三六八）教育文化，無足述者。世祖既定天下，有意求士，王鶚獻計，許衡立法，大抵不外科舉學校兩途。舉人以德行爲首，試藝以經術爲先，詞章次之。學校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有各路小學。國子學，學生若干人，蒙古人各半。蒙古字學，以通鑑節要用蒙古語言譯寫教之，俟生員習學成效，出題試問。所對精通者，量授官職。回回國學，教伊斯提費文字。凡百司庶府，所設譯史，皆從本學，取以充焉。醫學諸路並置，由太醫院董督其事。陰陽學，依儒醫例，於路州府各設教授一員，凡陰陽人皆管轄之，而上屬於太史焉。至元二十三年，令江南諸路學及各縣學內，設立小學。選老成之士教之。其他先儒過化之地，名賢經行之所，與好事之家，出錢粟贍學者，並立爲書院。

元代武力開張，疆土廣大。與西方接觸之結果，天文學，數學，砲術，建築術，逐漸傳來，裨益非淺。惜僅限於形質科學，而於政制與信仰方面，則無所觀感焉。儒學僅繼承宋代

餘緒，無所開拓。惟小說，戲曲等純文藝，最爲發達，冠絕歷代。水滸傳，三國志衍義，西廂記，琵琶記等，皆出於此時。

第十二章 元代之教育思想

元代思想，衍宋學之餘緒而已。夷狄入主，天地昏塞。維護己有，使其勿墜，已非易事，遑論創獲云乎哉！不略述之，亦無以覘其遞嬗之迹焉。

趙江漢 河南南安人。名復，字仁甫。太宗皇子闊出征江南，俘得之。會姚樞奉命搜訪人材，携復北上。時建太極書院，遂延復爲師。復以程朱之學教授諸生，由是河朔始知道學。終不仕。眷懷故土，未嘗稍忘。自號江漢以示志。學者稱爲江漢先生。

許魯齋 名衡，字平仲，魯齋其號。講程朱學。避亂徂徠山，頗有從之問學者。世祖卽位，授國子祭酒。其學以持敬爲主。以公明正大爲治心之第一義。嘗曰：「天地間須大著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於隕穫。貴爲公相，亦不足驕。當知自有天下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亦不必恥。自古志士仁人，多少屈伏而無不自得。何欣戚之有。」年七十三而卒。（西元一二〇九—一二八一）元代卿大夫多出其

門，儒學賴以不墜。

劉靜修 名因，字夢吉，靜修其號。雄州容城人。趙復弟子，爲程朱學。持身高潔，有功儒學，堪比魯齋。嘗論邵周程朱曰：「邵至大也；周至精也；程至正也；朱子盡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卒年四十五歲。（西元一二四四—一二九三。）

趙寶峯 名偕，字子永，寶峯其號。慈谿人。爲學宗象山。以靜虛爲主。嘗曰：「萬物有存亡，道心無生死。」又論靜坐云：「凡日夜之云爲，若恐迷復者，則於夙興入夜時，宜靜坐以凝神。」

吳草廬 名澄，字幼清，草廬其號。撫州崇仁人。嘗爲國子司業，經筵講官。爲學調和於朱陸之間。嘗曰：「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陸子以尊德性爲主。」曾論讀書云：「所貴讀書者，因古聖賢之言以明此理，欲存此心耳。」有益之教訓也。卒年八十五歲。（西元一二四九—一三三三。）諡文正。

鄭師山 名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絕意仕進，專力著述教授。爲學調和朱陸。嘗曰：「朱子之說，教人爲學之常也。陸子之說，才高獨得之妙也。二家之說，亦不能無弊。陸子

之學，其流弊如釋子之談空說妙，鹵莽滅裂，至不能盡夫致知之功。朱子之學，其流弊如俗儒之尋行數墨，頹惰萎靡，至不能收力行之效。雖然，豈二先生垂教之罪哉？蓋學者之流弊耳。」爲人重操守。嘗曰：「出處之際，禍患之來，常不可避，其亦聽之於天而已。」後爲明兵所執，果不屈而死。

第十三章 明代之教育概況

明太祖承元之弊，重用儒臣，劉基、宋濂皆有功，開創備位賓師，提倡儒學，端正士風。終明之世，儒林士子率以捐軀就義爲高，不得謂非開國時已深植其基也。成祖入繼，銳意治化。永樂元年（西元一四〇三），敕修永樂大典，用韻字類聚經史子集，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以成書。凡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冊。今所存者僅三百餘冊。仁宗以後十五君，對於學術，亦能遵承祖訓，獎掖時加。故明代學術足與漢唐宋比美，而其儒士之亢志勵節，前仆後繼，爭赴國難，則秦漢以下，難見其匹也。自洪武至崇禎，凡七十七世，二百七十七年而亡。

國子監

太祖卽位金陵，以元集慶路儒學爲國子監學。十四年，改建於鷄鳴山

下。明年改稱國子監。設祭酒，司業，丞，博士等官。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德，廣業。學旁以宿諸生，謂之號房。厚給廩餼，賞賜亦優。所習自四子本經外，兼及劉向說苑，律令書數，御製大誥。六堂諸生，有積分之法。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德，廣業。一年半以上，文理條暢者，升修道，誠心。又一年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乃升率性。始積分。其法孟仲季月各有試；每試文理俱優者與一分，理優文劣者與半分，訛繆者無分。歲內積八分者爲及格，予出身；不及格者，仍坐堂肄業。入國學者，通謂之監生。舉人曰舉監，生員曰貢監，品官子弟曰蔭監，損資曰例監。永樂元年，始設北京國子監。十八年遷都，乃以京師國子監爲南京國子監，而太學生有南北之分矣。

郡縣學

洪武二年詔郡縣設學。府學設教授一員，訓導四員；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府學四十人，州縣以次減十。生員專治一經。英宗正統元年，設提督學校官。提學官在任三歲，兩試諸生。（一）以六等試諸生優劣，謂之歲試，一等前列者，依次補廩膳生缺。其次補增廣生。二等給賞。三等如常。四等扑責。五等，原爲廩生增生者降一等，附生降爲青衣。六等黜革。（二）取一二等生爲科舉生員，俾

應鄉試，謂之科考。提學官歲試校文之外，會教師學行優劣賞黜之，以爲勸懲。

書院

洪武元年，立洙泗尼山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憲宗時，江西貴溪縣重建

象山書院。孝宗時，修江南常熟縣學道書院。武宗時，修江西德化縣濂溪書院。蓋當時書院，猶承宋元遺意，就先儒過化之地而樹立之，既資紀念，且足勸化也。其事多由官辦。其有私創者，亦聽任之。好義之家，嗜學之士，每集資舉辦之。世宗時，有言私創書院，供億科擾，倡邪學，收無賴者，乃令毀之。然亦不能盡廢，後復稍稍建置。京師曰首善書院，江南曰東林書院。

科舉

科舉制度，多沿唐宋之舊而稍變之。試士專取四書及五經文句命題。文

式略做宋經義，而代古人語氣爲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名制義。蓋太祖與劉基之所定云。八股文，通例一篇首句爲破題；次爲承題；次爲起講；次爲領題；次爲前中後束四比，每比正反兩股，合爲八股，此八股之名所由來也；最後爲落題，可有可無。文章格式，示人大法，而聽其小變，立法命意，取便考試，未可厚非。祇以行之既久，油腔滑調，空疏無實，割裂鈎搭，毫無意義。遂致爲世詬病。試士有歲試科考，如前所述。三年大比，試諸生於直省，

曰鄉試，中式者爲舉人。試舉人於京師，曰會試。中式者天子親策於廷，曰廷試，亦曰殿試。前三名爲一甲，曰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賜進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士大夫通以二三甲第一爲傳臚。鄉試直隸於京府，各省於布政司；會試於禮部。試官有主攷，同攷，提調之分。試官入院，封銷內外門戶。在外提調等，謂之外籐官；在內主考同考，謂之內籐官。廷試用翰林及朝臣，文學優異者爲讀卷官，共閱對策。擬定名次，候臨軒酌定。

洪武二十年，立武學，用武舉。憲宗時，設武科鄉試，悉視文科例，所試爲策略弓矢。崇禎四年，以時方需才，殿試傳臚，悉如文例。武舉殿試自此始。

學術大勢 有明一代，名儒迭出，教育大興。高麗、日本、琉球、暹羅皆遣人來學。在學術史上大放光輝者，則爲發皇象山學說之陽明學派。故明代理學，媲美宋朝，而詩人文章家，如宋濂、高青邱輩亦堪稱鉅子。萬歷十年，耶穌教徒入廣東；二十九年入北京，得設立教堂之許可；於是耶穌教次第發達。而利瑪竇、龍華民、鄧玉函輩亦皆有學之士。携西洋天文、算法、火器諸學以俱來。徐光啟輩從其學，盡通其術。徐氏著譯甚多。其幾何原

本之前六卷，尤著名。中國之精究西洋學藝，實自此始。

第十四章 明代之教育思想

統觀明代二百九十餘年間，其思想界可分爲三大潮流。第一潮流爲程朱思想。自太祖歷惠帝，成祖以至於仁、宣、英、景、憲、孝、武七宗，凡十世，百五十餘年間，皆此派盛行。世宗、穆宗之世，五十年間，爲陽明學派全盛時代，是爲第二潮流。物極必反，神宗以後，反抗王學之獨立學派又興，是爲第三潮流。國初大儒，如劉基、宋濂、方孝孺，皆行誼經術，卓然有以自立。贊襄太祖，多所建樹。成祖入承大統，方孝孺罵其叛逆，殺十族而不顧。有明儒士，多以氣節稱，其鼓舞陶鑄，有由來矣。

第一節 第一時期

吳康齋 名與弼，字子傳，撫州崇仁人。明初之理學宗師也。生於洪武二十四年，七十九歲卒（西元一三九一—一四六九）。性情剛忿，努力修養，終成溫厚。從學者衆。披簑戴笠，躬耕而食。於鋤耘之際，不輟講學之事。陳白沙自粵來學，纔天明，康齋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康齋大呼：「秀才這樣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

其刻苦奮勵，誠足敬也。其學以存天理去人欲爲教。嘗曰：「聖賢所言，無非是存天理去人欲。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入作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斯言也，可以說明其刻苦自勵之爲正所以身體力驗也。體驗久之，既成片段，則又「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日下詠詩，獨步綠陰，時依修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信乎刻苦之後有以自樂也。

胡敬齋 名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康齋弟子也。矢志道學，不應科舉。設學會以訓育子弟，不以貧乏爲意。立教以敬爲主。在家庭如處宗廟朝廷，對妻子如對賓客。謂歷代聖賢莫不重敬。孔子謂「出門如見大賓」，程朱更以居敬窮理爲修養之三大工夫。因自號其書齋曰敬齋。嘗曰：「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效驗處。年五十二歲卒（西元一四三四—一四八四）時憲宗成化二十年也。」

陳白沙 名獻章，字公甫，新會白沙里人。與胡敬齋同師吳康齋。宣宗宣德三年生，孝宗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歲（西元一四二八—一五〇〇）。白沙爲明代有數學者，

見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天下物之可愛可求者，漠然不動於中。其立教以靜坐爲方法。嘗曰：「爲學須從靜坐中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又曰：「人心上不得容留一物，才着一物，卽有礙。且如功業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氣象超脫，有類邵堯夫矣。

薛敬軒 名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洪武二十五年生，英宗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歲（西元一三九二—一四六四）。累官禮部右侍郎。躬踐程朱之學，維持風教，不遺餘力。人稱爲薛夫子。嘗曰：「人心一息之頃，非天理，使人欲，未有非天理人欲而中立者。」其用功嚴密，可想而知。曾用二十年之力以治一怒字。篤志力行，有如是者。又謂主敬窮理，相互爲用。「居敬有得，則窮理愈精；窮理有得，居敬愈固。」

是數子者，雖無新創之見，而其篤實躬行，維風化，繼絕學，其功實不可泯沒。然依傍門戶，無卓然自立之氣。拘謹卑隘，無恢宏開拓之度。求能擔當艱鉅，支持大難，實有未易言者。是以有王陽明出而矯之。

第二節 第二時期

王陽明 名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其門人嘗爲建陽明書院於紹興，故以陽明稱焉。憲宗成化八年生（西元一四七二）。性豪邁，富霸氣。才兼文武，軍事文章，皆卓然名家。嘗平漳南諸寇，破叛藩宸濠。歷官至左都御史，封新建伯。嘉靖七年卒（西元一五二八）。自幼天資絕人。謁婁一齋，慨然謂聖人可學而至。武宗時，謫爲貴州龍場驛丞。其地萬山叢立，瘴毒所萃。備嘗辛苦，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遂悟格物致知之旨。以爲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自是遂盡棄枝葉。一意本源焉。所著有陽明全集。

（一）心卽理 陽明學說，遠承象山，倡心卽理論。曰：「理備於我心，心卽理。」曰：「理一而已。自其凝聚言之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言之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言之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言之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言之謂之物。故就物而言之謂之格，就知而言之謂之致，就意而言之謂之誠，就心而言之謂之正。正者，正此心也；誠者，誠此心也；致者，致此心也；格者，格此心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

(二)致良知 陽明教人，有兩大教義：一曰致良知；一曰知行合一。其言致良知曰：「於其良所知之善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爲之，無有乎不盡；於其良所知之惡者，卽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實去之，無有乎不盡；然後物無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無有虧缺障蔽，而得以至其極矣。」致良知蓋猶論語所謂「爲仁」，大學所謂「明明德」，中庸所謂「率性」，孟子所謂「擴充四端」，非陽明之創見也。陽明學說之精彩，不在此，而在知行合一論。

(三)知行合一 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密處，便是知。若行不能明覺精密，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若知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學而不思則殆。」其論冥行妄想，吾無間然矣。惟謂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似將行之動意亦認爲行。行之動意，存於心者，亦認爲行，原無不可，然與行之實踐，發於外者，究有終始之別。彼有行之動意而不實現於外者，依陽明之專用術語解之，自當謂爲「行而不終」。行而不終，固無妨於知行合一之論；然揆其實際，與知而不行，究有何別乎？故知行合一論，與其謂爲自然之事象，毋寧謂爲當然的要求，認定知行應當合一，而不問其是否自

然合一，則許多難題，皆渙然冰解矣。至陽明主張知行合一之說，自有其苦心在。陽明曰：「今人却謂必先行而後知。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今之提倡「依作以學」者之所樂相比傳者也。實則知有德性之知與事理之知。德性之知，但求無損於人，可安於己，其大原大法，易憑直覺以判知。若夫經國之計，處事之方，不講習討論以先求其可，而遽曰嘗試嘗試，譬猶不習醫學而懸壺治病，以人命爲兒戲，以國事爲試驗，則亦陽明所謂之冥行而已。何有於知行合一哉？

知行合一之說，二程子曾先發之。明道嘗云：「知至則意誠，若知而不意誠，皆知未至耳。」伊川亦云：「須以知爲本。知之深則行之必至。……知而不行，知得淺也。」二程子教人從知上注意，說來較爲穩妥。既無束書不讀之弊，亦無終身不行之患矣。

(四)教育法 陽明富活氣，信良知，故其教育方法論，亦惟宣導是尙。嘗曰：「童蒙之性，樂嬉遊而憚拘束，猶草木之萌芽，舒之則生長，撓之則衰萎；故教童蒙，鼓舞其趨向，喜悅其中心。譬如草木之霑時雨春風，則萌動而長，剝落冰霜，則蕭瑟而枯焉。故誘之歌詩者，不啻發其意志；亦所以伸鼓舞於歌詠，宣抑鬱於音節也。導之使習禮者，不啻慎其

威儀，所以周旋而動血脈，屈伸而固筋骨也。勸之使讀書者，不啻開其知覺，所以沈潛其存心，諷誦而宣志也。」曰慎其威儀，曰沈潛存心，則宣導之中，亦有裁成之意，非純然放任之自然主義者所可同日語也。

陽明功業行誼，皆是副其學說。從學之士，徧佈全國。浙中有徐橫山，錢德洪，王龍溪等；江右有鄒東廓，歐陽德等；南中有黃省會，朱得之等；楚中有蔣信，冀元亨等；北方有穆孔暉，張後覺等；閩粵有薛侃，周坦等。莫不注意教化，竭力宣揚。其振舞明季人心之功，殊非淺鮮。流入日本，倍受歡迎。維新鉅子，多陽明信徒。學術之關係國運，如是其顯。

第三節 第三時期

陽明學說，簡捷了當，直指心源。掃除支離錮陋之弊，開拓學者之心懷胸襟。其弊也，遂致蔑視修養。謂人性如明珠，但須任其自然，所行無不得當。甚至陷溺狂悖，猶自命爲陽明之徒。所有書籍，除大學、中庸外，一概置而弗讀。鹵莽滅裂，逞意妄爲。反抗學派之崛起，乃必然之勢也。

反抗陽明之學者中，有羅整庵者，名欽順，字允升，吉州泰和人。長於陽明七歲，而享

壽八十三歲（西元一四六五—一五四七）較陽明晚死幾二十年。然爲學不依傍門戶，折衷程朱陸王之說，以待後之學者。有吳蘇原者，名廷翰，字崇伯，傳記不詳，惟知其武宗進德十六年（西元一五二一）進士。年齡當比整菴少三十餘歲。對於知行合一之說，排擊不遺餘力。意謂知行之本固爲一事，然論修爲工夫，則不得不分；先知後行，乃聖學入門之必然順序。陽明以大學之格物致知爲其持論之根據，實則大學所謂致知之知，乃指事理之知，而陽明所謂致良知之良知，乃指德性之知，其意義顯然不同也。此等批評，可謂從根本上予以打擊矣。

陽明教人有簡明要約之四句訣，卽「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也。乃陽明晚年出討廣西叛獠前，立於天泉橋上爲門弟子錢緒山輩而說者。其時王龍溪卽已謂「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物亦是無善無惡的物。」故其後流爲麻木萎靡，不問是非之風。於是顧憲成、高攀龍出而痛詆之。顧字叔時，高字存之，同爲無錫人。同爲萬曆進士。同以程朱之學爲宗。同修東林書院而講學其中。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士大

夫翕然應和。由是東林之名大著，而忌者亦多。卒成朋黨之禍。然篤志聖學，不曾稍懈。高爲忌者所逼，投池而死。願年較永，門徒益盛，學者稱涇陽先生。

陽明學說經此打擊，乃有大儒劉念臺出而整飭之。念臺名宗周，字起東，號蕺山，又號念臺，紹興山陰人。萬歷六年生。明亡，山居絕食而死。時福王弘光元年也。年六十八歲。（西元一五七八—一六四三）爲學初信程朱，後宗陽明。與高攀龍往返頗密。崇禎時，爲順天府尹，以直諫被逐。開蕺山書院，教養門徒，學者多至千人。福王立，爲吏部左侍郎，以逆宰相意，被黜。念臺行誼學術，均爲一代大儒。教人以「慎獨」爲本。嘗曰：「獨體，至微也。安所容慎？唯爲獨處時之手法而已。在小人閒居爲不善，而無所不至。一念及掩著無益之時，不覺爽然自失。在君子則閒居之地，懼而思量。此時一念未起，在一真無妄不睹不聞之地，無所容吾欺。若吾無所自欺，則雖一善未立之中，有渾然至善之極。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此言慎獨爲立善之則，最爲明切。陽明所謂「無德無慧，心之體。」經此解證，方免誤會。蓋在人心已動之後，方可謂善，易所謂「繼之者善也」者，是也。在繼之者以前，乃在「一善未立之時」，不得謂爲善。然而一切至善悉由此起，故曰：「一

善未立之中，有渾然至極之善。」非知道者，其孰能語於斯乎！

第十五章 清代之教育概況

清代自世祖順治十七年亡明，至溥儀宣統三年宣佈共和，凡十世，二百五十二年（一六六〇—一九一一）。其間文物之盛，頗有爲前朝所不及者。世祖留心教育，修國子監，置滿漢生員肄業其中。聖祖高宗紹成其志，學術大盛。聖祖時刊行佩文韻府，淵鑑類函，康熙字典，圖書集成，歷代通鑑輯覽。高宗時刊行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總目，大清一統志，十八省通志，皆有益人文之鉅製也。而四庫全書之鈔存，則爲功尤偉。乾隆三十七年，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書籍，十餘年而成。統計十六萬八千餘冊，分鈔七份，建七閣以貯之。文淵閣在文華殿後，文朝閣在奉天行宮，文津閣在熱河避暑山莊，文源閣在圓明園。此名內廷四閣。今文源閣蕩然無存，其餘三閣尙無闕失。文匯閣在揚州之大觀堂，文宗閣在鎮江之金山寺，皆燬於洪楊之變。文瀾閣在杭州西湖之孤山，其書今存浙江圖書館中。

學校

學校制度，多仍明制。京師立國子監，又爲宗室貴族及滿洲軍人，設宗學，

覺羅學，咸寧宮學，景山學。教習漢人滿人並用。或教清書，或教漢書，或二者並教，或兼教弓射算學，不等。又設算學館，選八旗子弟，學習算法。

各省會則建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其中。并整躬飭行，使遠近士子，得所矜式。由督撫妥籌經費，以供膏火之資。各府有府學，各縣有縣學，而大鄉鉅堡，亦各置社學。嗣後愛文之官，好學之士，每於各地，創建書院，集合士子，優給膏火，俾專攻讀。蓋府縣廩膳生員，各有定額，故立書院以補其不足，亦半官式的學校也。

其時教育宗旨，則聖諭十六條可代表之。(一)敦孝悌以重人倫；(二)篤宗族以昭雍睦；(三)和鄉黨以息爭訟；(四)重農桑以足衣食；(五)尙節儉以惜財用；(六)隆學校以端士習；(七)黜異端以崇正學；(八)講法律以儆愚頑；(九)明禮讓以厚風俗；(十)務本業以定民志；(十一)訓子弟以禁非爲；(十二)息誣告以全良善；(十三)戒窩逃以免株連；(十四)完錢糧以省催科；(十五)聯保甲以免盜賊；(十六)解讐忿以重生命。此十六條，雖非專爲教育而設，而教育之宗旨，亦寓其中焉。

郡縣學一因明制，府設教授，州置學正，縣置教諭，訓導，掌文廟奉祀，管理所屬文武

士子。生員犯小事者由教官責罰，犯大事者由學政黜革，然後定罰。省置提督學政官，周歷各府縣，攷試生員而等第之。三年兩試焉。

科舉 各省集士子於省會，簡放考官，試以四書文，試帖詩，五經文，策問。末年改試史論，時務論，四書五經義，是爲鄉試。中試者曰舉人。集各省舉人於京師，簡總裁試之。中試者曰進士。其由督撫考取學行兼優之生員而舉以入仕者，則名貢生。此等制度略與明同。

私塾 府縣學生員，各有定額，由童生中考取補充之。童生者，讀書人未入國子監，亦未入府縣學時之通稱也。童生肄業之所，是名私塾。任教職者，率爲生員。聘教師者，名爲學東。學東對教師，尊爲西席。每年正月十六日以外，擇吉延師入學。行謁賢禮，正式授課。童子發蒙，讀三字經，既畢，隨其志向而異所業。其將就業商店者，則兼授四書，百家姓，雜字等，以應實用之需。其欲以儒業終身者，則依次誦讀四書，詩書，易禮，春秋等經籍，并學制藝，且習書法。大抵讀書先求背誦，後求了解。年齡稍長，便學作文，旬日之內，以二三次爲度。將次通順，卽出考生員矣。考取後，名爲進學。欲深造者，或則自修，或則從舉人

貢生學習較高之文藝焉。

西風東漸 聖祖時，承明末輸入西學之風，於西洋學術多所輸入，尤以天文學爲甚。咸豐以後，內憂外患，日益急迫。知欲圖強，非學西藝不可。遂於同治元年立同文館，附設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教授英法德俄四國言語文字，並及天文、格致、算學、化學、醫學之屬。教育變革之機，於是大啟。

五年，設福建造船廠，左宗棠督閩又附設隨廠學堂，以講船政。六年設上海機器學堂於江南製造局內。光緒五年，立天津電報學堂。六年，立北洋水師學堂。十一年，立天津武備學堂。十三年，立廣東水師學堂。十五年，立北洋大學。二十一年，立湖北武備學堂。二十二年，南洋公學立。凡此各校所習皆爲工業軍備之屬。蓋當時朝廷士大夫認定西人之所以富強者，其道盡在乎是，故努力追學之。及甲午戰敗，有一部份人士認定西洋富強不盡在器械與武備，而政治修明，民智開通，亦其重要原因，於是而變法之議遂作。容另章述之。

第十六章 清代之教育思想

清代學術，經康熙乾隆之提倡，研究之風頗盛。歷史學，天文學，曆數學等，皆有迅速之進步。詩人文章家亦相繼輩出。而方望溪、姚惜抱所創之「桐城派」尤爲一代文章正宗。然在學術史上，放一特異光彩者，則爲考證學。清之考證，宋之理學，漢之訓詁，尤稱吾國學術史上之三絕。至其所以特盛之故，則（一）因宋明理學末流，空疏虛誕，學者乃轉而考證經籍，求其正解，以明孔孟真意。（二）又因理學家講究以理制行，崇尚氣節，不計禍福。自明末黨案之禍，亡國之禍，相繼而興，士林疊受摧殘，生氣銷喪已盡。清帝復屢興文字之獄，以折磨之，大開編纂之業，以羈縻之，於是文人學士相率托庇於考證之學，以期苟全性命。此風至今猶有存者。學者既皆埋首於故紙堆中，因而在思想上遂無何等創見之可言。有所長卽有所短，無足深怪也。

開國之初，明末諸老，受陽明之遺教，遭流寇之大劫，逢亡國之奇禍，婉轉呻吟，痛不可支。故其爲學，承理學之風，篤志勵行，懲空疏之弊，講求古訓，觀民生之憔悴，留心經世。故一代大儒，如顧亭林、黃宗羲、李二曲等，莫不以一身而肩道學與國家之兩重鉅任。崇氣節，尚躬行，講實務，居心最苦，而立足最穩。惜乎後之學者，能紹承其考證之業，而遺忘

其經世之志。致使有清一代，僅以考證見稱。遲至咸豐同治之際，曾文正公出，宗桐城姚氏之說，爲學兼重義理詞章考據，而其經世之學，篤質之操，又表現而成中興之業。風氣始爲之一變，稍知留意於修齊治平之道。

其時中外交涉，日趨頻繁，中外糾紛，益滋叢脞。以朝貴昧於世界大勢之故，喪師辱國之事，層見疊出，忠憤之士，皆起圖強之心。通洋務者，遂倡變法之議。有康有爲者，廣東南海人。從川人廖平受春秋公羊學。公羊學者本喜作怪僻妄誕之談。康有爲乃緣飾其說，以張變法之議。至謂孔子爲素王，行托古改制之事。舉經籍之不合其說者，概目爲僞經。

有清一代，行誼堅苦，影響悠遠者，吾得四人焉。顧亭林，李二曲，顏習齋，曾文正是也。學術樸茂，識力卓絕者，吾得一人焉，章實齋是也。茲略述其言行之有關教育者如次。

顧炎武 字寧人，號亭林，崑山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四十一年（西元一六一三）。

清康熙二十一年（西元一六八二）卒。年七十歲。先生丁國亡之際，心懷耿耿，六謁孝陵。欲觀天下之人材，知天下之形勢，往還河北諸邊塞者凡十年。其教人則曰：「橫渠、藍

田之教，以禮爲先。孔子嘗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而劉康公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然則君子爲學，捨禮何由？大抵其教重返躬實踐，立身有本，處事有方。與友人論學書云：「竊以爲聖人之道，下學上達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職在洒掃應對進退；其文在詩書三禮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處辭受，取與；其施之天下，在政會教化，刑法；其所著之書，皆以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至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其學風切實周到。蓋接近朱子，而不類陸王也。平生格物之功甚勤，於學無所不窺。所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九經誤字，五經異同，石經考，昌平山水記，音學五書等。察其所著書目之類別，即可見其窮理工夫之無所不施也。清代之考證學風，亦由氏而開導之。

李二曲 名顥。或書爲容，字中孚，號二曲。西安盩厔人。生於崇禎末季。父以討賊死於軍，家貧，從母氏習讀。母子相依，常數日不舉火，泊如也。以昌明聖學爲己任。家無書，從人借讀。自經史百家乃至佛老之書，無不觀。其論學曰：「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凡學在反身，道在

守約，功在悔過自新。而必自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乃能悔。悔乃能自新。」又言學者當先觀象山之書，闡明心性。直指本初，以洞斯道之大源；然後取程朱之書而玩索之，以盡踐履之功；否則醇謹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異端，無論言朱言陸，皆未有得也。康熙朝，屢徵不起。講學各地，爲時所稱。晚遷富平，學者益至。所著有四書反身錄等。

顏習齋 名元，字渾然，博野人。明末，其父卒於遼東戍所。習齋貧無立錐，百計負其骨歸葬。世以孝子目之。其學主忍嗜慾，苦筋力。勤於治事，謹於養親。然後習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曰：「必有事焉，學之要也；心有事則存，身有事則修。家之齊，國之治，皆有事也。所著有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蓋目擊明季諸儒空談心性之失，而力矯其弊也。若使之親見今日學者之萎靡逸佚，又不知將作何語矣。其徒李燾，（字恕谷）往來京師，廣播其說。而性較和易，人亦親之。

章學誠 字實齋，籍隸會稽。乾隆時人。（卒於嘉慶六年，西元一八〇一）其學主「六經皆史」之說。謂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嘗曰：「知史學之本於春秋，知春秋之將以經世，則知性命無可空言，而講學者必有事事。」其論教學曰：「人生稟氣不同，固有

不能自知道當其可之準者，則先知先覺之人，從而指示之，所謂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適當其可之準，非教其捨己以從我也。」曰適當其可之準，此教育目標問題，有關倫理的研究者也。教人而不示以適當其可之準，是謂無目的的教育。曰非教其捨己從我，此尊重個性之論，而有關於教育方法者也。方法欲其適合個性，而目標則必求適當其可，此教育上不磨之理也。又謂「必習於事，而後可以言學。」若不習於事，而專致於思，則必流爲異端。蓋不啻爲今時不習世事，坐談高調之論者言之也。又論婦學曰：「婦學之目，德言容功。」鄭注：言爲辭令。自非嫻於經禮，習於文章，不足爲學。乃知誦詩習禮。古之婦學，略亞丈夫。」又曰：「古之婦學，必由禮以通詩。今之婦學，轉因詩而敗禮。」又曰：「古之婦學，如女史、女祝、女巫，各以職業爲學，略如男子之專藝，而守官矣。至於通方之學，要於德言容功。」蓋觀當時婦學不明，婦女失教，而天資穎慧者，又偏尙詩文，卒以纖佻輕薄爲大節累。故不覺言之切至也。在婦女教育問題上，實爲不易多得之意見。

曾國藩 字滌生，號伯涵。道光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丁憂歸，會洪楊事起，在籍督辦團練，以一儒士，征剿劇賊，終成同治中興之功。卒謚文正。道光以後，文武泄沓，自文正以

公忠誠樸，倡率其將佐寮屬，風氣爲之丕變。其學以慎獨爲本。君子慎獨論曰：「惟夫君子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慄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其制行不苟，有由來矣。又曰：「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蓋力矯世儒之弊，以期行能赴知，心能麗實也。

公持身守已，一本莊敬。嘗作居敬箴。其言有曰：「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畢生競業警惕，不敢盈滿怠荒，誠可謂能自踐其言者矣。

當時考據之風甚熾，而公獨宗桐城姚惜抱之說，治義理詞章考據於一爐，學風因而大變。嘗曰：「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又曰：「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子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

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摺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皆不刊之論也。

其經世之學，一本於禮。嘗曰：「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矣。」又曰：「先王之道，所以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果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禮爲體國經野之法，一切典制之因革，法度之利弊，皆須求之於歷代禮制之中。公治學周密，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其出任艱鉅，措置有方，百折不回，終底於成，非無故矣。

公以一代大儒，建非常之業，行誼文章，又皆卓然有以自立。張之洞謂五百年內，斯人不歿，影響深遠，略可見矣。晚年覩外患可憂，西器可畏，曾奏請派遣學生出國學習西洋學藝。教育界接受西洋影響，實又自公而開其端，惜未及觀成而卒。

附註：顧習齋思想見顧季毅書。章實齋所著有文史通義。曾文正所著有曾文正詩文集。

第十七章 變法以後之教育

第一節 緒論

中國二千年來，思想制度，皆一線相承，未嘗動搖。對於外來學藝，如宋以前之印度佛教，元以後之西洋科學，皆儘量吸收，取精用華，以自滋益。顧皆以我為主，以人爲輔，取人之長以補己之短，故其效易見，其事易舉。惟晚近變法之事，則張皇迫切，急不暇擇，凡屬異說新知，皆一吞而咽之。雜投濫進，不知簡別。延至今日，頭昏目炫，耳鳴眼花，不知將何法以自救矣。斯誠二千年間未嘗一遇之大難關也。

變法之初，老成持重者，固不乏控鞫調劑，融和貫通之意。祇以國人皆已震駭發狂，欲一蹴而強，遂不容作深長之計也。此其故有可得而言者：（一）戰爭之失敗也。鴉片戰爭以後，中法之役，中日之役，庚子之役，無役不敗，無役不割地賠款。安南失，琉球失，香港失，台灣失，朝鮮失，而首都北京且爲八國鐵蹄所蹂躪焉。人孰無情，能不悚然以懼，奮袂而起乎！其急迫之情，救死之念，固不許其不事事追學西人也。（二）科學之震炫也。西洋

之所以勝我者，堅甲利兵也，火車汽輪也。堅甲利兵之所由來，火車汽輪之所由起，捨科學之力，其誰與歸？人求技藝之精進，我講文詞之優美。以我遇彼，欲求不敗不可得也。救亡之道，惟在黜文辭而尙實學。此吸收科學之緣由也。(三)教育普及之欣羨也。普法之戰，毛奇歸功於小學教師。日俄之戰，日人亦以戰勝之原因在小學之振興。彼等國民皆受愛國教育，故樂於當兵，勇於赴義，爲國捐軀。返顧我國，人民不知國家爲何物，兵士率皆無賴之徒。求其禦侮，實爲夢囂。此徧立學校之緣由也。(四)民權之夢想也。西歐各國，行議會制度。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昏曠庸夫，不得尸其位。國之大政，去取從違，決於多數。跋扈君相，不敢跳梁。若夫我國，則君主獨攬大權，國政委諸佞倖，長此不改，將不徒喪師割地已也。此改政制之緣由也。(五)強權思想之灌入也。西人逞強權無公理，弱肉強食，認爲當然。物競天擇，生存競爭，實爲正義。我國聖賢講仁說義，以此立國於今世，何異對黃巾賊而高談孝經乎！此中心思想，漸歸消沉之緣由也。

有此種種緣由，變法之機運遂若決江河而不可遏矣。惟其時改革態度，有緩急之別。有主毀棄一切固有制度文物而從新建設者，新學之士多屬之。有主調融中西，折衷

至當者，如張之洞是。張之洞著勸學篇，主張「中學爲體，西學爲用」，朝廷士大夫翕然宗之，而新學志士則嘲笑之。相激相盪，相乘相除，清亡，而張之洞之說，亦不克實現。至今迷離惛恍，放扁舟於駭浪中，不知其所底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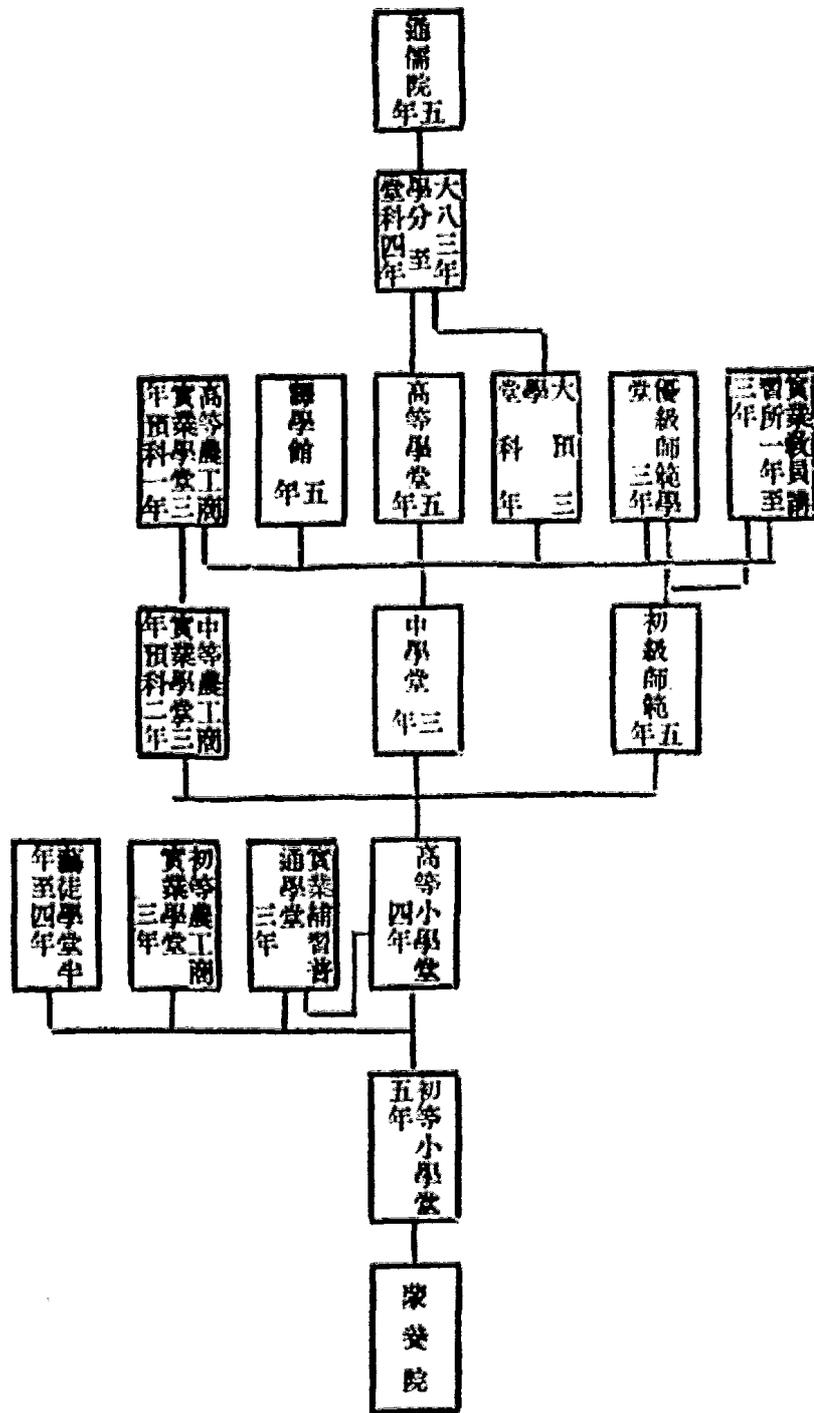
第二節 教育宗旨之變遷

光緒三十二年，學部奏請宣示教育宗旨。釐訂五端，曰：尙君，尊孔，尙公，尙武，尙實。且謂前二者爲中國政教之所固有，亟宜發明以拒異說；後三者爲中國民質之所最缺，亟宜箴砭以圖振起。民國元年改爲「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夫道德教育，固宜注重矣。但所注重者，究爲如何之道德乎？何種道德乃爲今日吾國民之所最缺而亟需者乎？舉皆無以解答之，則有此宗旨，不亦等於無乎？至於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美感教育，皆教育之方術而不足以爲教育之宗旨也。此等宗旨，其不爲國人所心服，非無故矣。八年，教育調查會正式呈請宣佈廢止。但其請求廢止之理由，在軍國民教育與歐戰後之和平趨勢不合，則令讀史者啞然失笑耳！且擬改定爲「養成健全人格，發展共和精神。」美人杜威以個人的發展與社會的進

步，爲教育措施之兩大標準。此項宗旨之擬議者，多爲杜威門人，其不能跳出其師之藩籬，昭然若揭矣。惟所謂健全人格者，果爲如何之人格乎？世上寧有以養成不健全人格爲目標之教育乎？所謂共和精神者，果爲如何之精神乎？法之共和精神有以異於美之共和精神否乎？其空泛無當，有如是者。呈請後，教育部置之於不議不問之列。自是而後遂無全國共信之教育宗旨矣。

第三節 學校系統之變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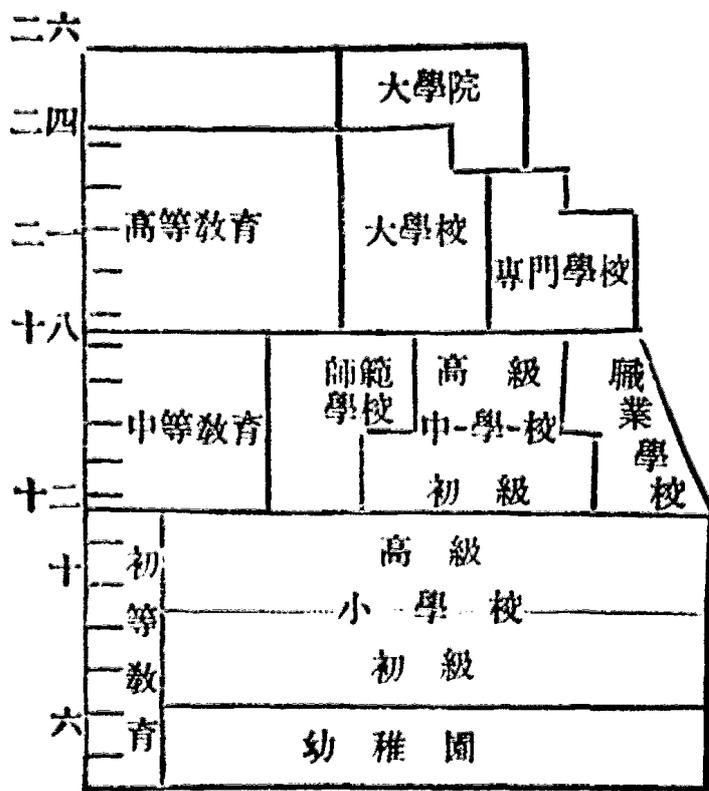
學校系統，制定於光緒二十八年。管學大臣張百熙等，議定初等教育十年，內分蒙學堂四年，尋常小學堂，高等小學堂，各三年；中等教育四年；高等教育六年，預科，本科，各三年。二十九年，張之洞榮慶修改頒佈之。具如下圖：



此制可注意之點：(一)中等教育段，將中學、師範、實業三種並列；(二)高等教育段，將高等學堂與大學堂分為兩級；(三)大學預科獨立；(四)於大學預科之外，另設高等學堂；(五)實業學堂分為各自獨立之三級，以應各級學生就職業者之需要。

高小與初小之上，皆設補習科，以延長其教育機會；（五）取稍前制獨立的高等學堂；（六）大學院不列入學校系統；（七）初等小學後改名國民學校，意謂凡係國民皆應入學者也。

民國十一年，又頒新學制。其改制標準有七：一、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二、發揮平民



教育之精神；三、謀個性之發展；四、注意國民經濟力；五、注意生活教育；六、使教育易於普及；七、留各地方伸縮餘地。其圖如上。

此制可注意之點如下：一、小學校合兩級爲一級，前四年名初級，得單設之；二、小學年數共爲六年，較舊制短一年；三、中學用三三制，但四二制，二四制，亦皆可行；四、高中採多科制，分農、工、商、師範、家事等科；五、取消甲乙種實業學校，改設職業學校，職業學校之年數級別無規定；六、高等師範可改爲師範大學，師範學校亦得獨立；七、大學校專門學校，得設專修科。

學制改革，在過去實嫌過於頻繁。一種制度，每每未及充分的試驗，卽易以另一種新制度。此與經驗之獲得，制度之信用，皆有影響。且改制之動機，其發於制度不良者僅十之一二，發於學說試驗者十之三四，發於便利個人活動者又十之三四。此次改制案之骨髓爲美國流行之六三三制，特於其中幾經遷就，作種種變通之辦法。今後學制有無改革，不得而知。如其有之，吾望其自創自製，而不必抄襲法蘭西、意大利、土耳其，或蘇維埃俄羅斯也。

第四節 新舊教育之比較

三十年來，廢棄舊制，行新教育。以云成功，即功成矣；以云失敗，亦失敗矣。將變法以前之教育姑作一段落，將變法以後之教育另作一段落，兩相比較而對觀之，其長短自易明見。

一、識字人數 舊教育之目的在化民成俗。用政治風俗禮儀以範圍民心，期其不至作奸犯科。對於文字之認識與否，不甚視爲急圖。新教育之目的在民智之開發，灌以世界知識，示以科學理法，期其恍然大悟，而圖富圖強。對於風化之隆污，則覺未甚措意。着眼之點不同，教育方針以異。在農業時代，生活簡單，不識字，害小；在工商時代，變化複雜，不識字，害大。在專制時代，人民在政治上居於被動地位，多識文字，本無必要，在共和時代，民意凝定，須賴意見之交換；民意之表現，亦藉文字以宣傳，故識字人數之增加，在今日當然應爲急切之圖。此新制之成功一也。

二、學校意義 舊式學校，除民間私塾外，一切官學，皆與現代所謂學校，異其意義。舊日學校生員，皆有定額。目的在養其品格，優其禮遇，以爲鄉里矜式。至學藝之修習，則

以備國家拔作牧民幹國之吏耳。故人數不求其多。新式學校，視來學者爲一純粹學生，畢業者爲一完全平民。既無特權重責，故造就不嫌其多。且工商發達，向學者多。多則士子之尊嚴墜，欲限定額數以維持之，在平等思想發達之時，決不能如願以償。故採用新制，無限造就。而委其淘汰之責任於社會。在今日實爲得計也。

三、公開取士 學校與選舉，自古爲取士之兩途，並行不偏廢久矣。清季鑑於應科舉者，空疏無實，乃欲限取士之途於學校，而科舉遂廢。今大學畢業生遍佈國中，而社會事業又未足以完全收容之。假使官署用人，能不私親暱。則公平取士之法，其惟考試乎？學校以養之，考試以取之，如車之兩輪，相得而益著其用。此舊教育之可供參考者一也。

四、學課內容 舊教育學課，重經史詞章，其弊在不能利用物質。新教育學課，重物質科學，其弊在不能爲人處世。適於今日之課程，必於人文與物質之兩方，加以融化結合，使學者能利用科學以達其爲人處世之目的，始得矣。此舊教育之可供參考者又一也。

五、女子才德 女子重德不重才，此舊教育之方針也。充分發揮其能力，而無間男

女，此新教育之理想也。舊教育認定人生價值在爲人羣服務。女子性情柔順而精細，其大多數皆宜以教育兒童處理家務爲服務人羣之最好方法。新教育認定人生價值在個人能力之表現，女子決不可示弱於男子；凡男子之所爲，女子亦必爲之；凡男子之所不能爲，女子亦無庸爲之。於是而社會組織，遂感動搖矣。今後女教方針，必斟酌於二者之間。此舊教育可供參考者又一也。

六，體育與養心。近年學校體育發達，學生身體進步。類多筋肉豐滿，體格壯健。此舊教育之所不逮也。然而舊教育於養心之事，極端注意。古代以樂養其冲和之氣，以禮調其疾徐之度，足使心境恬靜愉快，固無論矣。卽後世禮壞樂崩，寡慾之說，尙能流行。慾寡則愁怨減，愁怨減足以養生一也。慾寡則惱怒減，惱怒減足以養生二也。慾寡則憂慮減，憂慮減足以養生三也。寡慾之士，其營謀奮進，皆出於福利人羣之意，而無與於個人享樂之事焉。故奮進之行，能運之以樂天之懷。現今青年，易墮慾窟，而罹煩惱。宜有以陶其情而淑其性，此舊教育之可供參攷者又一也。

七，中心思想。書傳所載，從古以來，政治教育，融爲一體。學校之所詔告，卽政治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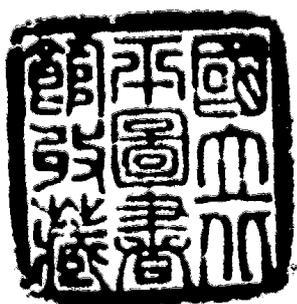
所播施；政治之所令禁，卽學校之所勸懲。學校教孝親，政治亦隆孝道；學校教事長，政治卽重尊老。學者在校所學，出校所染，同此一道，心志專一，故德行易成而風化易醇。今者政治教化，不但分爲兩橛，甚且背道而馳，學校十年之所教，政治一旦毀之而有餘。美火杜威謂生活卽教育，學校教育之勢力，究不敵生活教育勢力之偉大也。百年大計，宜權衡古今大勢，斟酌目前國情，揭櫟若干目標，以期中心思想之型成。如共和國體、民主政治、法治精神、親親思想、愛國觀念之類，苟精心以究之，平情以酌之，共信之標的，不難立也。不然，放扁舟於大海而不予以舵，吾見其自溺而已。此舊教育之可供參攷者又一也。

總之，知古乃能識今，前事堪爲後師，此讀史之大利也。今之作者，好薄古以炫今，動則曰古人不明不智，古制不巧不備，一若自踞公堂之上而向古人宣讀判詞者，殊不知古人已往，炫之何益；古人已死，無口自明；吾人讀史，當細心體會古人之用意，而勿爲鹵莽疾遽之判斷。庶幾能得其真，得其真，無益於古人；失其真，亦無損於古人；所損所益，皆在今後。如之何可不慎哉？上舉七事，既未冤今，亦不非古。質之大雅，庶無尤焉。

中國教育史要

一三八

中國教育史要終



近代中國留學史

舒新城編 一冊 一元四角

派遣留學生赴西洋日本留學，爲中國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中國今日一切政治、經濟、教育、科學、文藝等，幾無一不受留學生之支配。著者費數年心力，搜集資料，排比事實，將中國近六十年來之留學史，作一系統的紀載，結論更表示個人對於今後留學問題之意見，實教育書籍中一極有價值之創作。

中華書局發行

舒新城編

近代中國教育史料

四冊三元五角

本書搜集近六十餘年我國做行西洋教育制度以來之史料，都凡四編，近二百萬言。其取材標準凡四：(1)紀述事實現象者；(2)敘述事變因果者；(3)言論之代表時代思潮者；(4)言論之於實施上發生影響者；追溯原委，羅列無遺。凡欲了解中國近代教育之沿革，以供教育事業或學術上之參考者，均有檢査瀏覽之必要。

近代中國教育思想史

本書將中國近六十年來教育思想之演變，爲有系統的敘述。並說明六十年來中國教育無中心思想之原因，與其進展之現象，以及舊思想對於新教育之影響，及今後教育發展應有之途徑。實爲從事或研究教育者必讀之書。

並裝一冊
一元四角

中華書局出版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印刷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發行



中國教育史要 (全一册)

◎ 定價銀四角五分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者 余 家 菊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逵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

標商冊註

